

春秋折中

傳

二十九至三十五
七

昭昭定定哀哀

自十八年

自二十三年

自二十七年

自八年

自十四年



1496
74





春秋稽古卷六十三

皇和

安藝

平賀晋民房父

著

折衷第二十九傳二十四

昭公五

十八年是昆吾稔之日也

折衷曰杜云昆吾以乙卯日與桀同誅孔疏引商頌云共桀
同文故知與桀同時誅彼上文云苞有三蘂是苞喻桀三蘂
喻韋頤昆吾其云韋頤既伐昆吾夏桀者協句協韻其實謂
一苞三蘂皆既伐之不可為同日誅之證果爾何獨舉昆吾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杜預云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折衷曰東北曰融凡緯居之妾誕夫火何必東北凡必是祝融之融也丙子火災之萌故云火之始豈火母乎凡五行古無其說況其生克如兒戲余別有女說劉繼莊云火大火也可見古占驗之法原取象緯及凡雲雷雨之變求之與今日五行相勝之術迥然不同知言也哉

禋祀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折衷曰云又下文云亦不復火此火後又言之者明矣為典前年一欵文以見子產之敏杜云前年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似謂今年火前復請非

巡羣屏攝至于大宮

折衷曰杜云屏攝祭祀之位此拠國語國語之屏攝者祭祀

撰

中之一物謂知之位非謂祭祀之位乃非此之可用物且巡羣祭祀之位者而可言巡羣屏攝乎且禘祀羣廟豈止云巡乎且若禘祀當先大宮而云至于大宮是傍及之辭則豈祭祀乎國語屏攝之位經无明文至司農攝束第以為屏則又與國語異矣昏不足信者

禋火于玄冥回祿

折衷曰回祿儒先相傳為火神未有所見也必是取于此者然不合于此夫玄冥水神以讓火是其宜也火神何用之禋且與玄冥同祭又於北方皆非其宜矣果火神在祈字而合于其宣文亦順之愚竊謂回祿人姓名使之祈于四鄰也而亦不敢自是姑錄于此

祈于四鄰

杜預云、鄰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折衷曰、求于陰、而禳餘災、土文是也、又何用四鄰城之陰氣、
甚迂也、且禳從除不詳之祈、求救之水不同矣、鄰從邑、以為
城亦可疑、故皆改之、

陳不救火

折衷曰、古凡天災、豫知陳慢而不為備、故云不救火、不然有
火作而不救者乎、

攝其首

折衷曰、杜云、斬得閉門者頭、孔疏云、攝訓為持之、斬得閉門
者首、而持其頭、按邪間鄰虛而襲之門者、將閉門、欲急入之、

斬下同

羅

若殺門者、以當云斬之而已、斬得之而持其頭、甚无味、且攝
其首、唯是持首耳、何所見斬之、下文有遂入之言、則其首為
羊羅首必矣、

下陵上替能無乱乎

杜預云、國乱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又云、患有學而失
道者、以惑其意、

折衷曰、杜不得傳意、故博士凱、顧寧人、並取郎室、陸繁說、然
猶未精切、且以患失為懼、違衆而失位、此其誤、今以意註之、
振除火災

折衷曰、顧云、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此
說得之、杜云、振棄也、除火災、可言棄乎、振又有棄義乎、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馮李驊云寢即廟後之寢正義謂游吉所居宅似誤

折衷曰後世有寢廟之言古未聞焉古言寢皆居室且道何在寢廟之內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

折衷曰杜云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顧氏云鄭有他竟之憂唯晉是望有他竟杜稍好望字顧氏得之其瞻望他竟之憂俱非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僇邑也

傳遜云杜云許先鄭封陸摎十二年楚靈王云伯父昆吾曰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由襄十一年傳東侵旧許註云許之

田

曰

旧國鄭之新邑蓋許迂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之鄭人謂許曰爾乃予僇邑言其爾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封而自稱旧國則鄭亦豈自謂僇邑乎此註仍足以折杜之疑矣

折衷曰余僇邑也杜云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僇邑是也余旧國之言我自周先立乎天地中之國之鄭何得使令我也杜云許先鄭封此以滕薛爭長視之故致陸祭等之規陸祭旧國以他傳云旧許當之其謬百倍於杜果爾是許欲復旧許之地也夫許之近葉非畏鄭之偏乎今何所加疆而與之爭乎且許鄭兩曰之言只是謂從來相仇讎之意耳若為爭地則是以今日言豈其然乎楚靈所謂昆吾決

千

非周人若為昆吾、徐之昆吾，則夏之諸侯，殷湯滅之，今所謂
曰許、鄭所有，即是也。楚靈之言可證矣。蓋許以大嶽之胤，故
商湯復封之。周武亦立國。春秋之許，是之。非曰許之地已成。
十五年許靈公姑迁于葉，未見鄭取其地。鄭亦不能取焉。何
則葉楚地，必不從與之。亦取地於許，既置已地，何使鄭取之。
又許唯近國都，本國之土地固不失矣。若遠國遠去於楚，則
鄭許何復相仇。傳氏、顧氏僅見杜先封之誤，泥旧字而取陸
要，皆不得旧國之說也。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

孔穎達云：杜以楚子十一年為蔡公，十三年而即位。若在蔡
生子，唯十二歲耳，未堪立師傅。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

矣。故疑為大夫時聘蔡之。

折衷曰：十二何不可立師傅。魯襄公年十二，晉悼公使之冠。
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則建。今何不可室。且建猶少，故无極請
之。其情可見。知杜意則當直云聘安云。在賈說得之。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

杜預云：紡紉，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報讐，下
文及師至，則投諸外。杜云：投繩城外，隨之而出。孔疏云：去，即
藏也。字書：去，作弃。菑，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為弃，東人
輕言為去。音莒。

折衷曰：杜解甚巧。諸儒无異論。愚竊謂婦人設始欲報，則當
仍在莒也。託於紀鄆，何為。且紡紉以度城為總下之，以使歛。

棄城也。而子占使師夜繼而登，非用婦人之紡紉者，故杜云「投繩城外，隨之而出」。若但為之，則其謀不亦拙乎？傳何特言之？蓋方今莒子在此，齊師亦至，於是忽生復讐之心，而去之三字，故在「老」字下。蓋後人不會傳意，迂之也。孔疏引證詳矣，然安知古必然也。

札瘥大昏

折衷曰：杜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其意謂「札瘥皆疫死，大疫死為札，小疫死為瘥」。互文以見之。周禮大司馬云「大札弛懸」，是「札」為流行病無疑，而不必死。瘥之為小疫，无所見也。云「短折曰大昏，名曰昏」，其意謂「幼弱皆死，後年晏子云「大昏孤疾未切，今并「札瘥」為疫病，大昏死於「札瘥」之名，庶不悖乎。韋

昭國語註云「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云「昏，狂荒之疾也」。今言臣之頻死，何以「狂疾」為言？韋第因「昏」字為解，不及「杜遠矣」。陸傳取而駁杜，果何意乎？如其云「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云未名，則杜不得逃其難」。

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折衷曰：於字語助，與「于」以采蘋同法。杜云「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凌稚隆云「謀於族，並不知古文也」。

城州來

折衷曰：州來，吳前取之。以下文覘之，楚未之復，而今城故杜究而云「就城而取之」。夫未取者，曷云「城之」？蓋州來地廣大，猶百里，濞縣吳不盡取之，猶有餘地可城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杜預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昏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折衷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是為章首、推之、則今年正月朔、正当南至、今七月朔在戊午、則是己丑、正是二月朔、而非正月之訛、誤故杜為史失閏、以今法則良然、以十九年為一章、古人實不知焉、故前此傳以日食、知失二閏、後此孔子以火西流、復知失閏、古多以星象正時、今年置閏、時則得正、故二月朔冬至、傳不以為過也、今年春无事故、經虛書首月、是定例也、傳因梓慎望氛、記之、非正歷也、故不言過。

過

梓慎望氛

杜預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

陸繫云、此或梓慎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之庫、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

折衷曰、杜之所由、僖公五年之傳也、然僖公一時行之、故曰禮也、以義之、非常禮、然故經不昏也、杜非之分、至啓閉、必昏雲物、尽有司之職也、梓慎乃其人也、陸與十八年望火、同視、亦非也。

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

折衷曰、此錯綜之文、言君於讒信之、一過、一何多之、此古文簡奧之處、左氏往往有之、杜暗于古文、故云一過、納建妻、夫

納建妻，雖過之，伍奢何得斥之而言。

其盱食乎

折衷曰：杜云：將有異，憂不得早食。字各云：盱，晚。傳曰：日盱。下召。又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皆晚字之義。前漢張湯傳曰：日盱，天子忘食，自是為套語。凡人君勤勞國家，稱盱食，其原出於此傳。然其晚食，非傳之語氣，愚則謂盱食，安食之義。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折衷曰：杜云：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此為征役之役。夫齊豹，卿公孟貴公子，聘會軍帥之外，有邑役乎。不知是所課於邑之賦役之。又并官而言，若不勤其職，則奪之何為。使豹行事，則非奪也。

以周事子

折衷曰：正戈云：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即謂殺公孟之言。謬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存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買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存御公孟宗魯駟乘。

折衷曰：此間文簡而不具，故甚難解。衛侯在平壽，是見不在宮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蓋為國祭也。存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此似謂蓋獲門外。然云存子氏，則杜為存豹之家，是之使祝鼃買戈於車薪，以當門，言祝則鼃是祝官，從公孟祭者也。乃門是蓋獲門，而非存氏之門。車薪所用焚祭，歟。而寘戈則鼃亦豹堂也。此殺公孟於蓋獲門之備之，而伏甲

於自家之門甚迂闊因知齊豹之家在蓋獲門側之後公孟
一乘亦用腹心也杜云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非之此
陪從公孟之車何用薪車使華齊御公孟孔穎達云諸本皆
華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
當使必不得有使字學者以上文有使祝鼃使一乘下有使
華寅乘貳車使華寅執蓋以此妄加使字今定本有使非二
此言甚妄然齊氏不當使亦難必焉上有使祝鼃使一乘則
此亦似使者且諸本皆有故今且因使字解之其教公孟只
云齊氏用戈不言其人傳文大畧凡此條不可得詳

使華寅肉袒執蓋

杜預云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傳氏雉之云時齊氏方肆亂

豈見其不敢爭遂少戢乎下文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可知
且諸臣方以忠義衛公皆捐軀以共患難且既執蓋以當闕
而乃不敢爭乎此肉袒者明示以必死耳
折衷曰肉袒何見不敢爭示必死何在肉袒杜預傳鑿耳急
遽之時尤須用力肉袒殊勇為力傳以是形容耳當闕公使
之肉袒執蓋寅自為之傳文此例多

阿下執事

傳遜云杜云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竊謂大謬此本看欲
將事而衛辭之故青以齊侯命云猶在衛地則衛君也即就
死鳥行聘耳若比衛臣下則猶在下文親執鉞與燎於此何
與乎

折衷曰杜謬則固矣傳說云阿下親附而卑下之亦不合於此夕春侯命衛君在國則國而執事非野則野而執事之意故衛侯以宗祧辭之然阿下二字義不可知不知廟疑二家以親比解于此不當

請以除死

折衷曰請辭也凌氏云請椒非

以齊氏之墓予之

杜預云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

傳遜云齊氏安得有二墓乎觀傳文喜止賜謚无墓田惟朱鉏無有墓田也亦一時事何終言之

折衷曰傳文高簡此等事難判其是非夫謚似不當生賜今

并墓田言則是終言而二子死後以是功賜義謚又各分賜田亦未可知又古有功則有生賜之禮而卽時賜義謚賞田亦未可知假令齊氏无二墓其地寬敞分賜之亦容有之又惟賜折朱鉏亦容有之諸如是今難推其寔故闕而不敢注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折衷曰孔疏引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孝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其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也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予我政人得罪按此非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義疑古康誥別有其文

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折衷曰杜云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經書

存豹盜故杜云然此孔子當世之事而當時之言也春秋倘
史官之記乎孔子何豫後來史官各存豹盜孔子自作乎今
亦何豫思我若執筆則以豹為盜藉令思之今何定為盜必
不然矣今之刺客古稱為盜言宗魯之所為猶如存豹所使
之刺客而實孟軻之賦也

君盍誅於祝固史嚱

折衷曰固嚱為祝史之名何有異論服虔之陋說甚足拳論
山林之水至祈望守之

折衷曰自是至暴征其私為一項文說具本註杜分為二事
破碎不成義夫各處置官守之是國典豈其非乎既人足物
足而此輩猥役使民上又設關征其私物蓋官之所取有定

木

數其餘皆民之私物故曰守之杜此云公專守山沢之利不
與民共下云邊鄙既入服改彼其言漫也要不得傳意也

偏介之關暴征其私

折衷曰偏介未詳何義杜云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此以上
文入為入國都以臆度言之

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折衷曰自上至微斂无度皆謂縣鄙故下文云聊攝以東姑
尤以西可以見之此謂治縣鄙之大夫故曰承嗣杜云承嗣
大夫世位者夫剝民何必世位安特言承嗣果爾當在外宦
之臣僭令於鄙下也文之无次豈如此乎

布常無執

折衷曰布、泉布之布、々常、孟子所謂市里之布、之布有常額、而今取之无藝極、與微斂无度、對說杜云、布改无法制、謬矣、
守道不知守官

杜預云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之、
折衷曰道无形、故聖人制礼以寓道、々即物而在焉、非物不進是道也、招虞人以弓、非道之、仲尼之意、人求合於道者、守官自然合於道、故云不知守官、蓋如虞人安皆知道、但守官是礼、々即是道、故特言之、亦惟非知道者、則不之知也、杜之誤不亦宜乎、

二體

折衷曰杜云、舞者有文武、此謂聲、非謂舞、杜謬必矣、

四物

傳遜云、杜云、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陸謂之強解、誠然、竊謂四物當為律度量衡也、先儒以下有六律、故謂律重見而避之、殊不知此以數目次第成文、如陰陽二氣也、而謂之一七音、亦即上五声六律耳、而復列之律度量衡、所以為亦器者、而可舍之乎、

折衷曰、此晏子論声乐、即如陶氏輟研錄所謂歌之格調、抑揚頓挫、頂疊採換、索紆牽結、數拖、鳴咽、推題、九轉、搖、欠、過、透、歌之節奏、停声待拍、偷吹拽棒、字真句篤、依腔貼調、凡歌一声、々有四節、起來、過度、穩簪、懶落、云々之類也、蓋古之亦以九成鳥、今所言五声以下、可推而知也、四物以上、今失傳、不

可得而知已矣。諸儒不知聲音，以四物為器。夫示以已成之器，依歌成音，晏子說示何及制器之事。四物為四方之物，既示強，安又見其成器。至傳為律度量衡，其最可笑者也。夫示器，卽八音是已。律度量衡，豈示器邪。將言以四物制器，夫制造八音之律度量衡，何預於聲。凡調聲定五音之後，律亦无所用。況度量衡于聲何所用。晏子以為言，此傳經生不知聲音之道，徒依劉歆度量衡生於律之說，而為言耳。劉本于尚書，尚書謂同天下之制，卽車同軌，書同文之意耳。夫度量衡生於律者，而可云同律度量衡乎。後之言律者，以黍求之，遂不合矣。而亦不得棄之，皆惑歆之說也。傳不知聲律，惑之其所之，然此傳之四物，雖歆恐不得為律度量衡，而傳公然牽

強以誤後生，不可不痛排者也。又下有六律，是用之大者，豈可謂虛舉而備數乎。皆不知而臆斷以妄說耳。

七音

折衷曰：此金石絲竹等文飾歌聲之具也。卽所謂八音是也。此示之大用，晏子編論亦獨可缺之乎。以數目次第不云八而云七，何又害焉。二十五年，子大叔亦云：為九歌八凡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此其明證也。後儒以此為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前已言五聲，七音中又有五聲，豈有重複如是者乎。況子大叔云：以奉五聲，以五聲奉五聲，此何道理。其謬不攻而自明矣。諸儒所擬國語也。然國語不必以此七音為七律矣。周景王問伶州鳩七律，州鳩對之，以武王伐紂得天象七故。

定以為七其言曼衍大類織緯家之言古論亦何曾有之且夫天象何預聲而武王更為七誕妄不經之說也杜註此云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此杜非有所知於音而言徒以國語為說未言七音為何物正義引賈逵國語註為五聲二變之因親國語云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曰示无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變周亦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此亦不知而以臆言之者也如說則周以前未有七音之時聲皆不和也五聲者天之所降豈得云不會乎舜曰律和聲亦唯五聲夫宮商角徵羽相比之次序不可紊一

雜他律則不能成曲也古一則曰五聲二則曰五聲未嘗有言七者何嘗有七音矣或曰然則无二變聲乎曰有焉淮南子云宮生徵少生商少生羽少生角少生心鐘比於正音故為和心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及國語七律是之心鐘即變宮蕤賓即變徵與賈逵說合漢世既有之驗諸今此方世俗所操爭曲五音中于宮徵五聲時々有按絃上一律者亦是自然之音彼方固當有也曰然則古无之者何之曰此是變聲而非正聲必煩乎淫聲而有之變聲猶多極之則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无射无射生仲呂仲呂而返于黃鐘此方俗曲皆有焉但二變特多耳正樂何有之曰有證乎曰有焉此方 皇朝亦家所傳是隋

再訂
此方箏調
有律調呂
調非无变
声其說長
別有成昏
故不之改
定而存未
考之誤

唐乐当时用七絃旋宮之說有八十四調此方琴奏失傳閱
箏之古譜有十三調其中調絃平調用七律盤涉調用六律
其他皆五律亦皆引按絃而取緩緊之聲无非变宮变徵之
然今亦家唯有一越平調双調黃鐘盤涉大食六調並皆五
声以順八逆六成調而无七律之均又不用二变声而亦亦
能和焉今既然矣古何有变声焉然此以今度古亦失傳
大司亦所立之均不可以今法求此所以不可知之雖不可
知而五声之次序似不可乱也此方俗聞之箏如五声有所
乱則不得成曲余以是知焉按古之乐器傳于漢者唯琴而
已其他皆七減矣琴言琴古五絃文武增二絃豈其然乎此
因國語而附會之也蓋自鄭声而世俗尚煩午淫声至戰國

遂加二变声以为七律而古音掃地亡失國語之作者不知
古以武王附會之也絃縱用七而立均恐五声其二变在按
微也七絃之說余別有考漢之三調亦皆黃鐘太簇姑洗林
鐘南呂其楚調側調蓋以他律五声为均縱調同于古度曲
非古史福漢亦皆淫声可以知之物茂卿謂周漢一大謬矣
三国六朝漢音既亡失調亦若有君七北朝用夷狄之乐自
隋唐而見七律之均夫乐隨世而变唐後琴亦亡矣无知其
調者我朝其調典曲僅傳之今猶存焉蔡元定朱載堉
私立六十調八十四調之均皆可笑者也
季荊因之有蓬伯陵因之
折衷曰杜云蓬伯陵殷諸侯姜姓其誤前已言之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林雲銘云、愛謂愛人、猶言惠也。古之遺者、謂古人之風。
折衷曰、林氏因叔向古之遺直、及論語其使民也、惠之言、云
然、以愛為惠、既是強且子產之治鄭、何唯惠也。杜云、子產
之見愛、有古人之遺風。考出涕語氣、杜似是、但愛字未穩、故
以意改之。

馮李驛云、上善哉、乃善子產之言、此及子產卒、乃遙接前文、
而贊子產平日之政、正爰以善哉為善子大叔非。

折衷曰、馮氏之言、極是、但臨文人皆知之、故不入注、寄于此、
以見正爰謬。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傳遜云、杜云、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字、列

客

炫曰、聘禮、卿之饗餼五字、則牢、禮不必如命數、鮑國、禮當五
牢、加二牢耳。疏強主杜、而非列、以周禮掌客、上公九牢、侯伯
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各以其命數、則知卿大夫來者、
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存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
魯人失禮、為七牢也。愚謂、列所批、聘禮甚明、而孔疏強以諸
侯推之、固妄、且自五而加二、為七、猶事理所有、若三而加四
為七、則魯之不經也、甚矣。

折衷曰、掌客、五等諸侯、饗餼之牢、視其命數、而无卿大夫之
文、聘禮、賓之饗餼、言五牢、而无五等之別、諸侯已用命數、故
杜為卿三牢、不亦宜乎、而聘禮、明言五牢、故列炫以規杜、然
徒規杜、乃不得不以掌客為誤、皆不能通二經、而各執一偏。

客

士

容

孔疏左袒杜、傅氏左袒列、以疏為強矣、強則然矣、未至為妄、其五而加二為事理之當、此可謂強矣也、禮既五則若加二、七字以為可、則何不以禮拒七、執不能者、當時禮皆濫也、安、无三而加四、吳微百字、謂之何為、愚謹考、掌客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容、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介、謂諸侯來朝之介、而待介之禮、亦无文矣、因考聘禮、上介之饗、饗降賓一、等、而三字、以此準、則諸侯之介、亦降賓二、等、乃上公之介、七、字、侯伯之介、五字、子男之介、三字、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古、之制、之乃卿大夫、不拘命數、所以掌客不言卿大夫也、二書、固不相戾、乃劉偶中、而杜暗非、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禮

折衷曰、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為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為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日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日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年二分、之食、不為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孔穎達、亦云、莊二十二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之則亦不是、常、為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時、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无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為戒耳、愚謹、按、古者日食无定期、聖人畏天、故制伐鼓、自責、用幣、請救之、祀、以警人君、只是為陰侵陽、而其所以食之由、實不知為後

陰陽家起各以立說故史墨梓慎等之說與聖人之旨異矣然既成俗故天道徃々之心如四國災宋大亂是之各曰民之所好天必從之猶後世納甲生克等之諸書雖非古而亦有志者也然天道不測何其可常故梓慎能知宋亂而京師之亂何无天象而不能知焉可以知已後儒不計此等事輒云聖賢假託寓言雖不知道其証聖人不忘憚之甚也梓慎之此對蓋當時陰陽家日食二至二分为无災常災为水若非常之變不必水也故傳特著常字不然則不須言常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为水災從常占也昭子以为早以时气測之若日食水昭子何为早七年四月日食常无大而知魯衛惡者于分星有所見也十月之交以时改知之今寰区

占

災

日食有常期預推測焉近天明六年丙午正月丙午朔午時日食之既人不以为意知者以时政大懼果是年大淫雨大水大地震大風大雪至秋穀價之貴生民以来未之有人相食至今猶为梗十月之交可以證之但天道恢々而人測之豈尽不差乎陰陽之變或可測或不可測所以为妙也夫人間之事猶不可知况天道乎儒者一切欲理斷所以不知道於是叔輒哭日食

折衷曰非所哭而哭死兆之見也杜云意在於憂災非也吾小人可藉死

折衷曰藉如藉手藉口藉之以示之藉杜訓借非齊致死莫去備

折衷曰備者用車為陳也。今欲皆步而亂戰，故去備，謂舍車也。杜因下文云用劔為去長兵，長兵可謂備車。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

傳遜云：杜云同乘共伍，當皆死。竊謂杜意以同乘共伍者，既死已亦當死。彘不獨生之，愚謂軍事以勝敵為期，以死敵為彘。凡在甲者，皆自當爾。豈論同乘共伍者乎？故同乘共伍先降已亦同其降乎？于欒之意，只欲死於戰陣耳。

折衷曰：傳氏之不曉事，一何甚乎！如說則非破杜而破傳也。傳明言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其勝敵死敵，寧與伍乘，蓋傳視伍乘只以為軍事，其意以不死于軍，大刑之。凡在軍者皆爾，何特言之華豹、張句、同乘既死，故不欲獨生也。非論同乘

于

共伍而何也。至其云：設同乘共伍先降已亦同其降乎，則大是愚論。傳不云不與伍乘共事，而云不死伍乘，假云共事，降何與之？子欒欲死於戰，自當戰死耳，何請一矢。

二十二年無寧以為宗羞

杜預云：無寧，口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

馮李驊云：言寧使出奔，為華氏宗廟之羞也。

折衷曰：叛臣入君內，是宗社之恥也。此句末省畧字，言无乃為宗羞乎，杜亦也。馮并无寧失之。

無亢不衷

馮李驊云：亢，夕宗之亢。林註：无為高亢不叶中正之事。非正。美解作高言无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亦通。

折衷曰、元宗之允、訓庇、毋有異論、孔疏不足為良說、且非傳語、馮氏亦取之何也、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傳遜云、杜云、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太子、林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說作悅、陸如林、愚謂若從悅、則上文王子朝賓孟有寔、則既悅之於此、不贅乎、故如字作說、

折衷曰、說林作悅、陸依之為是、傳以為非、依杜如字說、以似復之、不知古文也、果然、當云、王與賓孟欲立之也、說之二字、不亦贅乎、且王與孟、語說之而欲立之、豈左氏口氣乎、子朝見寔、賓孟亦見寵、而孟悅子朝、王亦同悅子朝、故欲立之、孟勸之王聽之、^之態宛然在言外、悅字於孟重矣、欲立之於王

重矣、故以王與賓孟為言、似復而甚簡、善讀古文者、知之、
又惡王子朝之言

折衷馮氏云、惡立朝之言、之何由得立字、非、

單子殺还姑癸弱、穢延定、狃

折衷曰、杜云、因戰而殺之、愚按、單子急遽奔亡、計不得有衆、必不能與之戰、縱戰亦不能殺八子、故以意改之、

秋七月戊寅

折衷曰、經在六月、若癸酉日食為十二月、則是為六月、然為六月、則乙丑天王崩、不得不在三月、杜為經誤、誠是、然秋、猛入于王城、左氏則在十月、其卒在十一月、與經皆差一月、似經不忘、然誤、但明年、經有七月戊辰、是為晦、有八月乙未、

為二十七日、今年十二月癸酉朔、以前年經七月壬午朔推之、今年十二月朔、實為癸卯、然則今年有閏、必矣、經誤無疑、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謚

杜預曰、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

折衷曰、子朝爭位、繼景王未葬、當即位、況既葬、猛何不即位、既即位、故從前皆稱王猛、又謚悼王、今稱王子、不稱崩者、未踰景王年、而不成喪也、古之制之、杜謬、又按、猛既立為太子、現景王崩、孟所為、可知之、杜前註、依公羊次正之言、亦誤。

春秋稽古卷六十三

折衷第二十九傳二十四

春秋稽古卷六十四

皇和

安藝 平賀 晋民 房父 著

折衷第三十傳二十五

昭公六

二十三年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

折衷曰、取冠法、未知何謂、杜云、既送^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知然、當云致、不當云取也。

王子朝入于尹

杜預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劉炫云、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公潰、不知子朝所在、孔穎達云、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杜云、

自京入尹、而刘炫規杜、非

折衷曰、子朝之在京、本敗奔也、此京非王城、則其在否、不足
為輕重矣、子朝在京、兵勢復熾、及晉師來援、王師數克、而子
朝執滅於是、告間而歸晉師、然子朝京之在否、未可知也、雖
未可知、而非王城、則不足論其異同也、若王城而子朝在、則
王何告間、若不在、則不可无王入王城之文也、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蓄君臣之辭也、

折衷曰、杜樞此傳、謂凡獲國君、皆滅書、獲晉侯者、從大夫例、
大謬矣、此愚君臣同辭、故變文言滅、猶如君臣之會、各人之
例、故傳曰、君臣之辭、對夏蓄而言、明矣、如杜說、則當云凡
獲君曰滅、不然而云昏曰、則特筆、而非凡例、亦明矣、孔疏多

引滅字、皆國滅之滅、不與君之生死強矣、公羊云、君死于位
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同一獲字、何有君臣之別、
而刘炫取之、凡公羊以下、皆謬見左氏者也、

先君之力可濟也、

杜預云、先君謂刘盆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

顧炎武云、先君謂周之先王、各言管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
折衷曰、獻公生時、未有子朝之事、子猛嗣位既定、獻公何有
意於此、故顧氏不取、而為周之先王、如然、當云先王、不得云
先公、引昏、甚矣、彼下文有文王武王、猶斯可之、今單言何
得不云王、要之、皆不得力字之義也、

吳大子諸樊入郟、

折衷曰、諸樊之異同、諸儒有矣、但凡古之事、尽失傳、世本史記、不足摠信、淵疑可也、如杜註、則誠依文而解者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林堯叟云、德及遠方、故四夷不侵、皆为之守衛、

折衷曰、林申杜意、此大失字字之義、夫文武成康、猶有四夷之征、且四夷為天子守衛何物、下文在諸侯、在四鄰、在四竟、杜林皆用此解、大謬、

二十四年同德度義

折衷曰、度自是忖度之義、杜訓謀強、

紂有億兆夷人

折衷曰、夷人杜為四夷之人、何其拙、列炫并度字規杜、孔氏

強護其短、亦何陋、

余左顧而歎、乃殺之、

傳遜云、杜云、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竊謂、魯侯爵、且周公之曾、晉雖盟主、何得戮其命卿、考其時、未有侯國之卿、戮於伯國者、取邾師、固有罪、晉所以屈辱之者、不一、賴昭子夙節、庶以少競、誠足以相當矣、必无復殺之理、昭子亦不過疑及此、

折衷曰、傳氏弁及說、極切當、

婦至自晉、善晉也、

折衷曰、內大夫外出、稱族者、尊君命也、故單稱名、不必貶、晉盟主、故去族、猶逆夫人去族也、與君前臣名同義、故非貶魯、

亦非貶使人然可稱者而去之亦罪已之道也是以晉故也
杜以行人故不言罪已孔去族者貶之皆暗于此義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折衷曰杜云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雖彖可通而文理必
不然也蓋莫將字倒言陽不克則將无積聚乎也不然莫字
衍文今闕疑不敢註

為將及焉

禍

折衷曰杜云恐禍及已此為字作禍看竊按齊婦夏宗周之
隕不必討及蓋將及言非所及也杜非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

杜預云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共助敬王南侵子朝

折衷曰此杜推摹之言非有所考也不佞以玉變石已知神
物不可私蓄若敬王大夫則當即獻也必待定者王之典子
朝命未判之不佞蓋陰戒人若晉人

二十五年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杜預云司城亦氏之大宗也卑賤諸其才德薄

凌雅隆云以宋大夫爵位為卑下司城亦氏之祖為司城因
以名族賤亦卑之也

折衷曰同族亦曰宗司城氏不必亦氏之大宗卑賤者視其
人於卑賤是高已也才德之薄不可以卑賤言杜謬矣司城
氏指亦祁之家亦祁見為司城也宋无氏司城者凌氏尤謬
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爵位定矣何宋大夫而為卑下之又

賤与卑不同，凌一之皆非之。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礼。

折衷曰：杜云：唯礼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礼。此說无害，然本不知聖人之道，故不會傳意。徒逐字為解耳。大人雖在位而无其德，不足為貴。聖人制礼以為人之行，務德者各行其位之礼，故云：是以有礼。言唯礼可以守位，亦可以正人之非礼也。非謂君子必非錢人。

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傳遜云：杜云：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愚現春秋中大夫為同列，逆女者多矣。季氏雖強橫，而以此罪之，非也。折衷曰：昭子抗直如非礼，何為之逆。杜固非之。

天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折衷曰：經持緯者，中庸曰：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此九者為經，制衆緯之法度，以治之。是經字之義。之漢儒不知為以常字淺解之。杜依成說云：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義又宜之倫。字。按孝經以此為孔子言孝者，是孝經剽竊此文為言无疑。何也？子大叔言之，終篇述此義，而礼意立。孝經至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訓天下而心其言汗漫，无主意。余固疑孝經非孔子言，必是戰國秦漢偽托之書。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祭為五色，章為五聲。

折衷曰：元年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祭為五色，徵為五聲。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此亦言焉。後儒謂左氏戰國人，或

漢人果然則當云天有五氣又生其五行也而其言如此乃知為古之人矣左氏古之人而不言天有五氣則知戰國以來言五行有之皆妄矣或曰此云生其六氣用其五行兩其字皆指天乃非天有五氣乎曰夫陰陽風雨晦明亦是日月摩蕩而成天之氣也六氣又摩蕩而生金生土生火生水生木生味生色生声生動物此顯彰之理也如五氣在天則無見者是空理之且何者生之乎其妄明矣用云者人用之也不得屬天也生云者天生之也不得屬人也蓋後世五行之說誤會此文及洪範取而偽造者之

是故為禮奉之

折衷曰下文明云奉五味奉五色奉五声杜云奉其性何也

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傳遜云杜云麋鹿麋狼兔疏云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註云牛羊豕犬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別解之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釈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肺腸自相乖背良可怪矣服虔解三犧為尸鶩雞亦非是三犧猶詩言三物耳愚謂陸譏杜典服當矣而云從所用而異號亦非之古人制禮豈得謾无所準乎且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而為名未有及野獸者賓客牢禮亦然周禮王膳用六牲亦曰馬牛羊豕犬耳其麋鹿熊麋野豕兔謂之六獸尸鶩鷄雉鳩鶩謂之六禽固不可

混鳥而以犧牲名之、又可雜鳥而隨所用乎、蓋野禽獸、口充
醢脯之用、此大叔姑奉其犬、而未及其細、故愚解亦止于六
畜鳥、

析衷曰、傳每切實、又其解止于六畜、亦可嘉焉、古來註家、以
不知為恥、於是乎任臆為說、大誤、後人可惡之甚、二犧牲牲、
以鳥神名之、我未知其別、經傳言牲者、至多、言犧者、少、如牲、
則一二見之、夫大牢者、牛羊豕也、而云五牲、乃所為牲者、有
五、牛或牛羊豕、以為三犧、總稱云牲、牛、抑五牲之外、有三物、
以為犧、牛、其未可知也、服虔三犧、為雁鷺雞者、因二十二年
傳、雞、憚其犧之言、其意以鳥牲為犧也、然字從牛、則不必鳥
也、杜云、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此又何言乎、

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丑色

采

析衷曰、九文、杜定為衮冕九章、固矣、六采、謂以五色成六樣
未也、杜引考工記解之、彼云、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之、赤
與黑、相次之、玄與黃、相次之、是則以六色為二采也、豈可解
六采乎、五章、杜又引考工記云、青、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中已有
文、有章、何得為五章、考工記蓋謂九文、六采、五章中之目、立
言本不同、非可解乎此者、

為父子兄弟姑姪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杜預云、六親和睦、以事厥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

嚴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傳遜云上註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何乃頓異其說
 折衷曰傳規杜是也杜又專主父說大非之妻父為昏塔父
 為姻兩塔相謂曰亞爾雅之字也重昏曰媾諸儒之妄也如
 旧昏媾以相從謂妻父與重昏者乎王有姻慙踰月外姻至
 得為塔父乎媾々姻亞則无旣仕非兩塔相謂者
 折衷曰論語分政事為二然事无象可言不得言為且論語
 又云政事冉有季路不必為二杜政屬君事屬臣大非也民
 功曰庸治功曰力周禮之文然行務无所指且庸力行務非
 政事之倫故今以意改之從四時者法象春夏秋冬也孔疏
 云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非前後文例謬矣

是故審則宣類以制六志

折衷曰此謂聖人為制六志之禮也孔疏為凡人君之事何
 粗鹵乎

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折衷曰劉炫云禮有宣曲宣直不可信情而行稍可杜云曲
 直以弭其性大不可

季公亥與公思展

折衷曰公亥杜以即公若現下文則似然々名字不宣並用
 公字疑亥字若字之訛或下文公若公亥之訛其實不可知
 也公思展亦其義蓋展名公思字也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万於季氏

折衷曰此謂公廟止用二人而公廟所用之衆季氏用之也
由論語觀之則其衆八百也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折衷曰不能用廟者謂有廟如无也杜云不能用禮也非二
杜又云蓋襄公別立廟夫襄公在祫廟別立廟何為大謬
陸繁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置於昵者如閔二年禘
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
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各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
居

折衷曰儒者皆以漢說看禮經故祭祀之事總不知也閔二
年之禘莊公始入于廟而吉祭也即晉人所謂以寡君之未

禘祀之禘也此禘者時祭也豈豐于昵詳諸僖八年不復具
論焉武宮煬宮為先君之廟亦可笑

君受其名

傳遜云杜云受惡名竊謂以君遜臣何惡之有殊失君臣之
分矣蓋言必不能逐而徒受其虛名以致討耳

折衷曰虛名亦何物乎均之失焉

隱民多取食焉

折衷曰揚慎云隱民貧民也古字殷與隱同无從大是鑿說
執冰而踞

折衷曰詩云抑弼摠忌抑弼弓忌毛註云摠所以覆矣既不
令于詩義後儒因強以冰通摠為箭筈蓋杜撰之甚之又踞

禍

通俗以為傲慢此二十七年傳云執冰而游因謂言游則非
踞曲礼有游无倨之言是倨踞通可謂僻矣殊不知游者優
游之戲之游非游行也

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杜預云齊侯自谷本不教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
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谷以謝公

顏炎武云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邵氏曰齊侯言為
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於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
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折衷曰齊侯之言止于寡人之罪也此二句野井近平陰故
昭公使有司待於平陰記者之言也諸儒暗于左文皆憤々

請致千社

單

杜預云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欲以給公

折衷曰郊特牲云唯為社事甲出里此社所祀也豈足為一
社二十五家之證況下文云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
其粢盛此事者里共之也田者國人共之也粢盛者丘乘之
民共之也決非里為社又此似謂國社而非民社但凡其事
不可得而知杜臆定以社為里因以歎此舍不敢信

余

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傳遜云杜云臣為齊臣愚謂諸侯不臣寓公禮也且齊侯云
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是以千社屬之公故曰臣之故子家子
以千社對魯言而杜所云誤矣

詞從

折衷曰諸侯不臣寓公固然矣故齊侯不謂臣之然寓干人受地以養口腹其迹則臣也故子家子言以干社為人臣也禮特云不臣寓公亦為是故也且此專以公躬言何言臣干社之人杜得之傳則固矣凌氏云之往之此何義而以為皆有罪

折衷曰子家子之意事皆與盟詞反故有罪子家自言也杜云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罪也子家方斷裁各何及後者陷君之事况留者之逐君乎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折衷曰杜取前子家子言註此云去君怕負罪出奔不必繼續從公子家為何為負罪出奔要之杜君傳意都是因圖吞

繼

魯故餽塗乃爾耳

而何守焉

傳遜云杜云何必守公陸云何必守盟誓之言愚謂上文通內外而去君之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則弗通忘上通內外何守志上去君若盟誓之言則不與已矣何云不守乎折衷曰此拒盟之辭故結束云何守焉陸說得之傳氏不得全段之意故不取焉弗通何為言不通外內而復君後繼續干此何為吾何守盟乎皆忘盟詞非忘通外內與去君之自盟詞云繼續何變云守

戊辰卒

杜預云取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折衷曰、淺矣其視昭子之堂恥所欺而死者、亦自殺為何訛
祈杜言之亦何意、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折衷曰、杜云欲與公俱、未得昭子之信、何遽歸乎、果然、
常云左師展將以公歸、何言乘馬、故杜云、輕歸亦是為驕、不
獨劉炫也、且不與子家子共、而展何獨專之、

齊侯圍郚

杜預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郚人自服、不成圍、

折衷曰、若不成圍、傳當云伐、不宣言圍、蓋圍即服、取之在春、
故經各冬、取傳各圍、明其實之、史在魯、自內各之、何知齊侯
之欲居公、而不各圍、亦以仲尼新意乎、

二十六年正月庚申齊侯取郚

折衷曰、傳為明其實、前年今年、詳各日、以示之、杜云、前年已
取郚、至是乃登傳者、為公處郚起、非也、

公至自齊、處于郚、言魯地也

杜預云、入魯竟、故各至、猶在外、故各地、

折衷曰、此解當在經、此傳止、叙郚之魯地、

能貸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

杜預云、言若能為我行、貸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
當致粟五千庾、十六斗、凡八千斛、

折衷曰、為高氏之後、恐非魯所及、何以此為言、且下云、粟
五千庾、何見其致之、愚按、為說去、後字屬下、始協古之量

數不可考杜以聘禮之數為便毋知其必然必之考工記之
二斗四升似可依也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

杜預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

折衷曰鄭司農註載師之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云布泉也而
引此傳及魯人之次布僂布帛布罰布廬布孟子之夫里之
布為證泉今之錢也此說為可概今取之如杜說則買之无
落著語不經貼又薦百兩者而言百兩一布甚不協且入幣
財財字为无謂

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

傳遜云林云子車見魯人助已乃自言我齊人也愚素有疑

為内閣王公云魯人誤認子車為魯將子車見其助已也亦
談以為齊人其識卓矣蓋本知為魯人因其助已遂疑為齊
人而未審故更呼以試之耳

折衷曰凌說亦同之然过巧不如林說之穩且試呼之者而
可曰齊人也乎請子之意始知魯人即當射之所以疑也不
知傳錄此等見齊人不致力於公子車本无意殺之及其將
擊已激怒射之耳下文其御曰又之子車云可以見焉

無乃亢諸

折衷曰杜云偽言不敢違季氏林云无乃亢禦之以致其怒
愚按初射者何偽言掩之審語氣亢謂報罵之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折衷曰杜云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視下顏昌見其意非

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

折衷曰刺正義引說文及當時方言為刀擊能協蓋林雍將逃故苑子以刀挾之非所之也鑿杜云一足行此以下文歸字屬林雍以意解之故疏云既斷其足而鑿知鑿是一足行也可見非有西批諸韻各皆為此解依杜而傳誤也以歸謂苑子以林雍歸也凡以歸皆此義若林雍歸則顏鳴何為三入齊師求之且鑿字屬下決非左氏語氣杜謬明矣蓋鑿與楚通字義失傳必是足中有稱楚之處蓋斷之雖今不能行後復無害不縛而斷之者猶取其耳亦戲之耳鑿字屬上而下文甚順傳文當如之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杜預云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折衷曰林雍下而戰顏鳴入齊師皆非致力於季氏之故傳但記事實何為之言之必也顏鳴三入無禦之者言齊人不致力也凡此一節皆見其意

昔武王克殷

折衷曰此謂武王克成王靖康王息也文王不共不可數之服虔王肅本作文武克殷孔疏因下文以服王本為是非之王愆于厥身

折衷曰觀諸侯祈于望則廢疾之若杜為惡疾已甚矣萬民弗忍

折衷曰傳文不忍其虐者明矣劉說是也杜云不忍害王夫不忍加害而居于荒何以万民言之劉炫又批國語爭忍王與否之異同亦非矣國語所載非傳意不可以解此

諸侯親位以間王政

折衷曰此事在春秋前左氏不詳之今不可攷已國語及諸子不可尽信也史記言厉王奔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與此傳不合夫周召歲內諸侯世之為卿士而執周政此傳子朝冀望諸夏助已故舉上世皆諸夏助王室者故此亦云諸侯親位以間王政若乃周召則不可云諸侯又不可云親位固執王政又何間之有是知共和之說戰國之杜撰之此之諸侯亦非一二故云諸侯不然則當如晉鄭焉依而指其

國也陸祭因共和之言以為其伯和引漢石汲冢莊子呂覽司馬彪說以為證諸皆不經而不合於左氏者委足取焉間字杜云猶與之此可以與治解字非二傳遜云以間王政者即諸侯間於王事相朝之間當音閒蓋因王室多難政吏怙德故諸侯共理王政以使之少有閒豫況下文有云王室其有閒王位又云贊私立少以間先王則間皆參錯于犯之意豈有一書之中而於善惡二事不同即以一字通用又同一句法乎此說亦大謬夫間王政者理王朝之政也豈閒豫之義乎是時遷王而周室亂故諸侯親已位來而理之何以閒豫言之又何閒豫之有愚按此參知政事參字之意乃間廁之間諸間皆說去聲義各不同也下文王室其有閒王位之

間、覲覲也、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之間、錯亂于犯之意、則一各
中、同音同句法、而異其義、民之多辟、无自立辟、一句中、一音
善惡二事、上辟雖為僻、古何有別、

攜王奸命

折衷曰、自幽王至東遷之事、諸君之說、皆偽造、不可取信也、
攜王、豈人名乎、而或云伯服、或云王子余臣、皆妄說、

諸侯不曰而受其亂災

杜預云、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

折衷曰、故言以為諸夏、子朝亦為諸夏、以激之、楚固不曰周、
何受亂災、子朝何以當之、此杜君何意、

茲不穀

折衷曰、茲猶云此故也、杜云、此不穀、子朝自言、非、

昔先王之命曰

杜預云、此所謂先王之經、

折衷曰、先王之經、無上下、上已述之、不專在此、故削杜解、
單刻贊私立少、

折衷曰、林云、贊助景王私而立少子、大謬、

天道不諂

折衷曰、不諂、謂不漫濫也、後年天命不怡、亦同諂、諂、猶相通、
杜為不疑、固非也、傳此為濫、後年為悅、馮氏為不好諂、皆非、

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杜預云、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之、

折衷曰景公現其室之義心謂如此之義非德則難有因祭此言故下曰在德此心事也必非知德不能久有國也士不濫

折衷曰官不滯杜訓滯為慢濫是慢之意義重複故解此不濫云不失職然濫豈独失職耶故改之

與天地並

折衷曰謂禮之廣大與天地並立之止言並而不云生則稱其德也杜云有天地則禮義與因久字云然恐非傳意

子孝而箴

折衷曰自戒慎也杜云箴諫也此處不合以諫言恐非也

春秋稽古卷六十四

折衷第三十傳二十五

春秋稽古卷六十五

皇和

安藝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三十一傳二十六

昭公七

二十七年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折衷曰吳總中夏為上國今使季子歷現其凡儀杜云現彊弱非之吳與諸夏同好无意於抗之現彊弱何為晉最遠矣故云遂聘孔疏云上國之言不包晉矣殊不知上文聘于上國是總稱晉豈上國之外乎此暗于左文故致誤之

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杜預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

誤

者屬校人也

折衷曰杜云在都邑之士則似矣然何以君子稱之故又云有復除者夫都者諸公于與卿之采地及邑有宗廟者楚稱都君子必別有所指今不可知烏杜肺腸之言我不敢信也若夫王馬之屬則必非也諸侯養馬士雖多何足充甲役蓋王之親軍二廣之卒有三千或是年亦无明證故以未詳此時也弗可失也

杜預云欲因其師徒在外国不堪役以弑王

折衷曰此不过二公子之甲為楚所阻隔而不能返伐身何所見固不堪役杜欲立各回討之說故為強解

我王嗣也

杜預云光吳王諸樊子也

折衷曰諸樊餘祭夷未季札同母兄弟而欲以次必致于季子是公羊司馬遷因趙文子言而附會者也歷三兄之世則成至百年雖季子賢豈有期百年後者乎宋祖之以次傳弟以少故之不與此同矣讓季子者唯一諸樊其他何見之季子賢而諸樊一讓之故文子為言耳餘祭諸樊之子夷未餘祭之子唯僚夷未之弟而光為夷未之子故云我王嗣之若諸樊子則已歷三世何得稱王嗣以次傳夷未讓季子季子辭則其子是其所也諸樊之子何有狐庸對趙文子曰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矣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此光為夷未子之證也

毋老子弱是无若我何

折衷曰杜云猶言我无若是何此更置是我二字而看非也
是者指毋老子弱之辭我謂我身也言老毋弱子在是以无
若我身何謂身不得許人也傳遜顧炎武皆依史記母子皆
指王僚說此何意何不見下文我爾身也反以其子為卿年
且其弑王何預母子之杜而畏之乎可謂愚說傳不知已強
解以服虔為強解可笑古之烈士有老毋者不怪許死於人
諸君多有為傳謂不願又何也

執銳者夾承之及亂以相授也

折衷曰及亂屬上而句杜屬下非也相授孔疏為授王之左
右如然轉諸何得刺王非也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杜預云吳且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
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尔

折衷曰此言固有弑君之亂是非我生之社稷不革則從立
者此即先人之道也文理明白杜從史記等妄說云亂由先
人起大乖文意諸樊藉令欲傳季子中有二弟各長世則豈
能及季子乎且何必二弟終能保諸樊之心宋大宗皆母兄
之命而與子可以見諸樊必不為此愚計史記之妄明矣諸
樊以季子賢欲傳之則是盛德之事何得為亂二弟能奉兄
心至夷未死季子不嗣此季子皆先君之德意誤之大者終
致有弑君之亂此亂由季子起而揚言先人之不德季子之

賢其然乎。又王僚已死而光立，縱季子有力，何討光。

楚師聞吳亂而還

杜預云：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

折衷曰：吳有亂而疆場無虞，故還。傳見此意，卻宛之不取賂，人皆可知，不待記而取證。又此不足為證，若為謂卻宛之起，則稍可也。

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

孔穎達云：國人投之，謂投菅秆於地，故遂不燒也。令尹炮之，一句是鄔將師令衆之辭，服虔云：民弗肯蕪之。鄔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燔炮蕪皆燒也。

邵氏云：國人取菅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然之。

馮李驛云：始矯令尹之命，至此國人不從，令尹乃自燔之也。正義云云亦拘。

折衷曰：國人投之，謂投菅秆之火於郤氏也。疏謂投於地而不燒也。邵氏從之，故云弗舉火。上云不蕪，郤氏与之同罪，於是不得已投菅秆之火，然以一編一秉之火，故不燒也。文理明白，若投於地，何言一編一秉。秆，鄔將師之案，畢於此。令尹炮之，以下別段，專貶盡滅郤氏，以炮之為過接。諸家四字屬上，所以不通也。按蕪炮同燒，而所為燒，蓋有異之。

事君如柱國

傳遜云：杜云，各公行告公，至是也。竊謂此祝史事耳。趙子常曰：卽後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允矣。

有

折衷曰季氏逐君公行公至何得告廟是大史自書耳於季氏何有杜非也趙說是後事公在郕未見存之亦難以此當也顧炎武云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此說較近然不別立君者不可以事君如在國言亦非之此飾言猶云有齊楚之後二子雖知偽安敢與之諸君信之何厚耶按不別立君季氏良可嘉然其可立者皆從公而出非不敢也

二子懼皆辭

折衷曰二子知范鞅心事而又懼有天意而國受討故以懼辭故傳唯言懼包之

天命不怡久矣

傳遜云杜云怡疑也言棄君不疑愚考韻書怡悅也言天下不悅公已不祐之之覺順

折衷曰滔諂滔通用慢意也前年天道不諂與此同謂不貳命也昭公出國天命可知而欲以力取之天道非如慢惰而易反則所不能也杜傳不得全文意以意割字韻辱安足批其飲酒也

折衷曰飲酒服虔劉炫孔穎達傳遜顧岑武皆以為宴禮也獨馮李驛為非故云此子家料事之詞正義謂功用宴禮而飲酒未合愚按古宴享對言若是宴禮則當言宴不宣云飲酒非宴禮明矣蓋古有稱飲酒者以无文諸儒以為宴禮使宰獻而請安

杜預云此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率為主獻之
爵也請安存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折衷曰杜為宴禮也否未之知也請安杜得之但其比公於
大夫云々者實招諸家之規无用之言也存侯侮慢公何在
禮之當否諸家拘禮非也

二十八年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

折衷曰杜云言自使存逆君此以甥舅為存也始子家子曰
有求於人而即其安此諫先知乾侯之言今晉人曰即安於
甥舅此謂果如子家所料則即安指乾侯甚明矣蓋乾侯有
公姻戚先詣之所以即安故云即甥舅其亦使逆君句未省
乎字謂晉不逆也夫晉今何以存為言且何指存云甥舅王

皆

朝對同姓諸侯而稱之辭豈諸侯平時以甥舅稱存乎皆不
晰文義而為苟且之說爾

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折衷曰杜云逆著乾侯也公既居乾侯何復逆而著之傳發
首云公如晉豈言如乾侯乎且托事不見晉侯可乎公欲至
晉請逆於乾侯也故晉使復于竟而逆之下文無至晉事故
杜為乾侯不知傳有省畧也

愨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

折衷曰杜云愨發語之音非也此辭大有意義難以言叙大
抵十分失之中冀望毫忽之得也然非毫忽亦非冀望只是
語辭詩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稟侯多藏不愨遺

一老、俾、亨、我、王、哀、十、六、年、傳、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懲、遺、
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與、此、皆、同、此、辭、漢、後、未、見、有、之、故、
爾、雅、說、文、及、諸、儒、其、解、皆、不、當、也、獨、此、方、云、瑟、滅、的、之、辭、
與、此、全、同、可、謂、奇、矣、

吾母多而庶鮮

杜預云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

折衷曰叔向之母嚴而妒也父不能多置妾且妾媵何以母
稱之多謂母之妒杜不知微辭也

貪惓無厭食念類無期謂之封豕

折衷曰賈逵貪惓之解服虔念類之說林堯叟封豕之註無
一可取者

長叔姒生男

折衷曰娣姒爾雅之說謬前已矣之孔疏取而註此非也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

折衷曰宣二年傳杜云餘子適子之母弟心此云卿之庶子
其言矛盾蓋不分適庶嗣子之外總謂之餘子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折衷曰杜云四人司馬彌牟孟丙孫霄僚安也此杜有力於
王室守業賢舉三者相比而觀非也彌牟等四人自是以位
次授之十人豈皆不次之舉乎且受縣而後見何足為賢舉
之證杜因其字為此解之殊不知不次之舉六人其受縣而
後見者知徐吾以下四人此以賢舉皆以卿之子故避私舉

之嫌而敢然爾。賈辛司馬年等。雖云賢。舉何得敢不先見而受縣乎。賈辛司馬烏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六人。別論所以舉之。故其六人中。受縣而後見者。知徐吾以下也。故云其四人者。以別賈辛司馬烏也。

心能制。賈曰。度至經緯。天地曰文。

折衷曰。詩教者取義。又訓教字而取義。如此及叔孫豹言是也。蓋古有訓詁之法。今失傳矣。杜就字而解。贖之可笑。

近文德矣。

折衷曰。此詩咏文王之德。則文德。即文王之德也。以為忠。

折衷曰。魏子以忠德命賈辛。杜云。先賞王室之功。故謂忠。此

忠豈與王室乎。且以後世忠臣。忠義之忠。視忠字可笑。

願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折衷曰。屬厭二字。甚難解。蓋屬。附屬之屬。厭。足也。十五字一句。詭杜屬。訓是強也。韋昭云。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及飽。則止。大穿鑿。豈傳意乎。且屬。訓適。其強甚於杜傳。氏取之云。於文。義自明。文。義杜自明。韋未見其明。

二十九年曰。啓服。

折衷曰。叔畜。因此傳而附會。烏。孔疏。因又說。所以名。啓服之。義。人之好。烏。臆說。何其甚矣。

使獻龍輔於存侯。

折衷曰。杜云。龍輔。玉名。不知何所擬。孔疏引。因。禮。韋節之。沃。

国用竜節皆金也。以英蕩捕之。又引說文之龍禱旱玉也。為竜文。又引五人之上公用竜。以為龍捕為玉名之證。夫三層同竜文而掌節聘使之節也。說文禱旱之玉也。玉人諸侯之圭也。非同物矣。說文玉人單言竜而不言捕。則是非竜捕也。掌節云用竜皆金也。蓋以金為質為竜形。乃非玉也。云英蕩捕之。則以英蕩飾節。以為捕翼也。此何可以竜捕為玉名乎。割斷諸書一字。湊合成說。牽強附會。執甚焉矣。非別有所從。則我不從矣。杜子春捕為節函亦非也。

有秦龍氏有御竜氏

折衷曰：秦養也。定為穀食。非也。御，車之御。為圉者。非也。穀夷氏其後也。

折衷曰：杜因夷字云。穀水上夷皆董姓。我不信也。

潛醢以食夏后

折衷曰：潛不使人知之辭。不待解。杜何意訓藏。又云：明龍不知此何與竜之知不知。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折衷曰：杜云：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漢以來為別有五行神。故杜以配食視之。不知古也。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竜不生得

折衷曰：洪濡致四靈之說。孔疏具奉之。其附會可笑。如是。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杜預云：今說易者皆以竜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

龍

折衷曰易表真童以示象占者從方而用之今專以陽氣視之已是不知易焉易言天言雲言雷皆非其物乎夫不知天不知雲不知雷而假象乎龍亦然矣毋在真假

遂濟窮桑

折衷曰以究桑為少皞之號及魯地之名漢人之杜撰不可信者

有烈山氏之子

折衷曰烈山氏其為帝為侯未可知也魯語祭法不足信自商以來祀之

折衷曰以棄代柱孔穎達具說其義夫數千年前聖人之心

事誰得知之儒者之好杜撰可惡至此悲夫

遂賦晉國一鼓鉄以鑄刑鼎

傳遜云杜云令晉國各出切刀共鼓石為鉄計令一鼓而足愚謂杜說固迂而曲至現孔疏復強為各解終為費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為鈞々四為石々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鉄矣以此鑄刑鼎適給於用而文義自明折衷曰杜解固非矣服虔為量名曲禮有證然孔疏之破亦當矣王肅之說能協故傳頌二氏取以為定說雖然漢世服虔未知之王肅後生而知之亦可疑矣況古未之見但以其協今且舉之存疑註之

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折衷曰杜云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夫易中軍者可謂之刑制乎可謂不知類也果然今鑄鼎之刑皆易中軍之法乎且夷蒐易中軍者先克陽必父也何以爲宣子之法宣子實不與知焉且刑法不止于易中軍則他皆唐叔之法不可謂亂制之

易之亡也

折衷曰易字或云交易或云易移也或云猶售也皆不得傳意也詭去声爲是

三十年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旦微過也

折衷曰杜經傳大旨稍可矣未得文義又微字宋不足微之微訓明非字義

今吾子無貳何故

折衷曰无貳謂弔葬共使不遣另使林爲副貳非一

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折衷曰杜云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身之陸祭排杜別立說傳遜捨陸取杜皆非也此言以其職貢與備不虞之故有時缺焉非忘共也以一以字省時缺之文諸家昧于古文

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折衷曰送葬執紼曲禮有文杜爲挽索按周禮記執紼皆作練字居皆相通未知然否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傳遜云杜云不得如先王禮數陸云言不得備使以充數也此對上文先君親執紼意蓋得間則君親行不得間則大夫不獲備數傳意本然而杜以先王為言遠矣

折衷曰傳之大意傳得之杜以先王言非也但數禮數之數陸傳皆非也當時諸侯事霸主各有定數如鄭則大抵亞卿弔上卿送葬當時之數也子大叔言此二子不及知

敝邑之少卿也

折衷曰少卿謂下卿杜因彼傳之言為年少此處何以年少為言況彼傳云上卿有事使印改往杜非

將以害吳也

折衷曰害吳何獨邊疆而已乎林非

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

折衷曰陸德明云吳一本作吾按好謂不與吳構怨也作吾非是交氏傳氏馮氏皆從吾是視好字如善字使柔服為元謂杜解施諸好字則可也為在柔服矣上文云辛若同之將用之也何以吳之服從為言朱甲說大非不知是謂如羊祜鎮襄陽也

吾又疆其讎

折衷曰凌雅陸疆作強而云謂大封二公子現將以害吳也則作疆為切且疆其讎非傳語氣疆字自奇古文乃然

將自同於先王

杜預云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此諸華

折衷曰杜大鑿傳多之然不待言故不舉之傳其說亦可但願解簡而足故取之

將焉用自播揚焉

傳遜云杜云播揚猶勞動也夫播揚與勞動意義不同蓋子西欲養晦待時不欲其耀武揚威耳

折衷曰播揚以耀武揚威觀之遠於杜播揚蓋形容奔走競爭之言也

若為三師以肄焉

傳遜云杜云肄猶勞也陸引毅文云肄一本作肆又按文十二年河曲云使輕者肆焉註謂將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愚謂甚有異焉彼秦師在一陣

之間可耳此越境而入敵軍已不同何得以輕而肆乎故為解云肄習也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之美而使楚袒於我之數出不大為備則必習而易我矣故大舉而得志也此較二說似為長然詩曰既詒我肄又曰莫知我肄皆訓勞也則勞本為正訓而陸乃改傳文以規之過矣愚以勞意猶在下文故以習訓即依亦可

折衷曰肄為勞為習皆正訓也然使三師以肆焉肄者三師之動作也何得為勞為習傳意決不然矣必是與河曲之使輕者肆焉同也肆字之訛無疑矣陸為是但陸猶取杜彼註之誓往而退以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為肆此其謬矣此師誠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也即襄九年晉知武子所謂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之術而與河
曲異矣此所以分共為三師之義而不與肆字肆者放也恣
也謂使肆擊敵河曲亦然矣由陸德明釈文則肆固有作肆
者況河曲有同文乎蓋古戰鬪有肆擊之法也傳以改傳文
規陸亦其過矣至其說則大謬矣肆字以陸意規之故謂此
與河曲不同何別之有本文云為三師以肆焉此使我師肆
者明矣傳訓習而云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之義而使楚狂
於我之數出不大為備則必習而易我矣如是則習字在楚
而不在吳且子胥之計使楚罷敵也傳則使易我也大爭文
義何得云長

三十一年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杜預云言晉既憂君々一言使晋々必逐之

折衷曰逐季氏在公一言謂不煩多言杜何由以晋言之晋
逐季氏而納公於理无之々事雖公愚也衆何以此為言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折衷曰恐罪以晋侯一身言之杜云恐獲不納居之罪大謬
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

折衷曰杜云有所謂地也此有所有名分為二項所字作地
規之不知所者指有名之語辭也傳只解意而不解文未憚
人意且此未及貴有名亦非

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折衷曰杜云豹欲求不畏強禦之名大非也傳只言春秋不

與豹名也。豹何求之。縱各豹名。何得不畏強禦之名。杜概不
得經傳之意也。顧岑武舉王心麟說迂腐之強証不足辨。
賤而必書

折衷曰。杜云。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非也。春秋非卿。則不
上於策。三叛人非卿。而上之。故曰賤。非以小國故也。小國之
卿。會盟。畧而不畧。有事則必書。非以小國賤卿。

攻雒之士

折衷曰。攻。攻城之攻。杜云。攻猶作也。非。

會冒之民將寘力焉

折衷曰。此昏而懲之也。杜云。不願於見昏。與傳意反。
數惡无礼

折衷曰。杜云。无礼。惡逆。皆教而不志。此為數年惡。與无礼也。
而云不志。則專屬齊豹大謬。

春秋之稱

折衷曰。林云。稱。權衡之法。宋儒哉。宋儒哉。

六年及此月也至宋

折衷曰。此章必是後人附會。摻入傳。凡夢卜之占。甚明。哲未
有如此。无謂意者矣。吳楚之事。不與中國。况趙簡子。何以夢
告之。辰尾非楚分。史墨何以為郢見入。又何由知吳入楚。祝
融之後。為火者可也。吳之為金。以何言之。夫楚之病。唯吳火。
能克。則始何見苦。今又何見入。只一使吳退郢。火之勝。不亦
小乎。火焚万物。何獨金也。以為勝。則楚无不勝之國。為五行。

之說、當時未有之、他傳无言之者、夫庚辰、庚午、史墨无由以日食知之、吳之入郢、不始乎庚午、庚午、楚師陳于柏舉之日、也是又不當矣、後人以是兩日附會之、傳豈然乎、明年吳越之事、亦摻入也。

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杜預云、自此之前、雖雖事小、未嘗用大兵。

折衷曰、始用師於越、言書用師於越、此其始也、此傳親經也、非言吳越之事故不載事實。

崇文德焉。

折衷曰、成王為東都、廣布德教、故曰崇文德、劉炫得之、杜云崇文王之德、非也、孔疏曲從杜以斥劉、其取證於上文、微文

武之福、可謂陋矣。

螫賊遠屏晉之力也。

折衷曰、螫賊、指作亂之人、今為子朝黨、亦可、杜云、喻災害、非、揣高卑、度厚薄、何溝洫。

折衷曰、揣、何、度也、只是變文、何、本、尺度之名、度、溝洫之深、廣、故以何言之、杜云、度高曰揣、度深曰何、因本文言之、非也、各有何、耦。

折衷曰、此結上文、而三五之言、皆是无等差、低昂者、故曰有、何、耦、杜云、謂陪、戴、大、謬、馮氏云、此句承上起下、下文乃貶陪、貳、說、此陪、貳、亦可以何、耦、稱、故云然、此句與下文皆有貳、也、對、何、耦、專、以上、文、言、獨、亦、非、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折衷曰依此文則友似文姜之出故杜定為莊公之母弟然
文姜淫亂人何有愛子且慶父牙友仲叔季相次又慶父之
亂非同母則不能為如前年之願年代久遠況他國之事更
墨不審其實因有卜事云然或多言人誣言亦不可知已

慎器典名不可以假人

折衷曰此謂大器大名指王侯國家之言也杜以尋常器典
名看之故云器車服名爵號夫車服爵號於此所々與言之

春秋稽古卷六十五

折衷第三十一傳二十六

春秋稽古卷六十六

皇和

安藝 平賀晋民房父 著

折衷第三十二傳二十七

定公上

元年魏子蒞政

折衷曰此前年之事誤再出秦穆之言孟明亦僖公之末文
公之首兩出與此適同願氏說是之故收之願又云周之正
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弥年既已分彼
豈有遲之兩月而始哉宗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彼不過
三旬而畢矣此說有理然上年秋象之會經春冬在十二月
公薨之前則十一月周正而非夏正也凡此傳有錯誤存疑

可之杜預云蒞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蒞臨有別周委托築
作於晉天子大夫何為政此因下文易位以今之言云然殊
不知此前年之文再出而易位即南面之事之

將建天子

折衷曰泛言建立天子杜云天子之居傳不知是鄙

孟懿子會城成周

折衷曰凡此傳與上年一事上年秋臬之會經魯仲孫何忌
此即彼傳之杜云不書公未即位非

薛微於人宋微於鬼

折衷曰微於人謂引文公奚仲之也其視諸政府士伯之言
非薛寧微之杜云典籍故事人所知也非

晉之從政者新

折衷曰杜云范獻子新為政未習事按魏舒死繼范鞅代之
而不在此今臨事而斷之何以范子為言必之當云從政者
不在此之不得云新且魏舒范於歸途士伯等或未知之亦
不可知又晉未命代於范子亦未可知杜定為范子非之

啓寵納侮

折衷曰此語在今所謂古文尚書說命而為傳說戒於王之
辭孔疏引而證之然此誇語而非戒人之言必是彼魯勅說
此傳之語者也人謂古文尚書偽魯信也

葺弘違天

杜預云天既厭周德葺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

折衷曰此說見國語夫計事宜而迂都何不可者雖周衰也未見亡兆將何以知之且延祚在德非迂都所能厄也葛弘賢也安不知之雖子朝既平且黨肘之作亂故迂都以守險亦非无之之事然此何為違天况雒城成而王未嘗迂乎必是國語因此傳附會者明矣葛弘就城而有違天之事傳不備則今不可知也

子家子數言於我

折衷曰此昭公未出之時與季氏議撤否者之故云言於我孔疏云數於公處言我之事非也於公處言季氏无可中於季氏志之理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杜預云諸侯薨五日而殯夕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折衷曰諸侯五日殯禮乃然昭公往年薨必權殯于乾侯今喪至其更殯何必五日嗣子即位禮在葬後定公即位不可為五日證杜謂殯即位大謬矣願喪至即殯不待五日必用五日殯則葬亦當在十月故知不然焉公穀皆云正棺于兩楹之間此沈氏之言不足信疏引之故及之以自信也

折衷曰信字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及子服回之言猶信之信
獨氏訓實是之孔疏訓明非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无忌

杜預云：敎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吳伐桐之，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之欲使楚不忌吳。

折衷曰：吳楚不相下久矣，況近來楚甚不競，縱吳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之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楚必不信焉。且楚今方畏吳，豈輕從舒鳩之言而出師乎？大非理之。杜又因之下文吳人見舟于豫章，以為偽為楚伐桐，皆非也。

顧炎武引邵氏說云：以師臨我，伐桐，二我，舒鳩之為我使之无忌，吳自我也。蓋吳將誘楚，欲使之无忌，吳於是相適叛楚，故使舒鳩人謂楚以師伐我，則伐桐如此者，為我使之无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

補正附說云：按傳下文言囊瓦伐吳，不言伐舒鳩，則杜解為

得又襄二十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折衷曰：邵說較杜解大為可矣。然如說則不可无臨舒鳩而伐桐之事，又我伐桐我字上亦不可无與字也。不然而直伐吳附說之難，不亦宜乎。諸家我伐桐絕句，為我二字屬下文所由誤也。為我使之无忌似不成語，當云勿使楚忌我也。今我伐桐為我為一句，以意改之。

三年請代先從者

折衷曰：馮氏云：因唐侯弗與，故偽請代，謂請楚詐之非。

四年子行敬子

折衷曰：此衛臣凌氏以為二人恐非。

嘖有煩言

傳遜云杜云嘖至也煩言忿爭按管子嘖室之說房少齡曰謂議論者言語譁嘖又荀子嘖然而不頻揚倅曰嘖爭言也今訓嘖為至非也

折衷曰嘖從口忿爭誰言不待管荀房揚為至賈逵說杜何意取之於是以煩言為忿爭強也煩謂爭言之煩囂也

祓社

折衷曰杜以為宜社此因軍行之言云然甚拘軍行何唯宜社而已此則謂祓除不淨奉主而從之與宜社別也不云宜社則非宜社凡祓皆祓除之義而非祭名也

臣無事焉

凌稚隆云時晉已辟蔡不伐楚故他云

折衷曰此亦物上文軍行祝祓社而從之然諸侯會而伐國不與已者何必祝奉主而從焉子行敬子會同唯嘖有煩言昨會後之言且衛侯已出祝侗已從則何有是辭此未出國時之事无容疑矣傳云將會而不云將盟又其云及舉勰亦可併證

分之土田陪敦

傳遜云杜云陪增也敦厚之窮讀傳文義於此不宜有兩虛字且王制分封有定典孟子及諸公所說者同可信魯至戰國時并國多矣亦止云方百里者五而明堂位謂方七百里孔疏與堯舜以為此增厚者矣蓋敦音對器名周禮珠盤

玉敦註敦盤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鄭司
農云玉敦軟血玉器又九嬪凡祭祀贊玉盥註云盥玉敦受
黍稷器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陳氏註謂古器之存者寡此皆魯所有之數則敦
之為魯重器之曰矣焉知其不為周之所分乎或謂敦果為
分器曷不與大路大旂等並舉而又綴之土田之下殊不知
古人文字錯縱固有叙而重叙分見互屬者所以為難及即
本文可見若申豐之論電其重復多矣初不覺之

折衷曰杜徒解字義孔林因以明堂位七百里為增厚固不
足言也孟子方百里是即妄說王制剽竊孟子者何足信又
如陪敦為虛字雖其說不當而傳文固有之此其高簡者也

傳氏皆折之非也敦固器名然不與路旂等並舉而又置此
不次甚矣簡則有之實无錯縱此文及申豐之論電井然有
條理覺錯縱者不善讀之果分器則當云有虞氏之兩敦之
曷直云陪敦且敦既為器陪是何物乎不及杜也遠矣愚按
下文叙衛也叙封土承之以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今分之
土田下有祝宗卜史等與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文不
次矣蓋此之分之土田即分與六族也之字指六族六族之
下以祝宗卜史承之於文不順乎陪敦者倍貳而厚魯亦不
穩貼乎雖自余祭此必然也又按叙三国有詳畧互舉以備
事分土田於六族舉諸魯衛則略之叙封域舉諸魯則略
之亂例既舉故晉則二物皆略之左氏此法甚多不可不知

因商奄之民

杜預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並散在魯，皆今即屬魯懷柔之。

折衷曰：杜預言孔疏詳之，書傳之杜撰，不足信。是姑舍焉。此商即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之商而非殷商之商。同八年傳云：自根年至于商衛，亦是古之遺名，可證之。蒲姑亦見在齊地，書傳之附會，杜又加以並散在魯，大誤。後人命以伯禽。

杜預云：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折衷曰：如杜意，則以字無謂。且祭首云：分魯公，乃今安更命之。且伯禽皆以魯公稱之，無直稱伯禽者也。刊炫為命，各名。

得之孫實侗云：於各當有伯禽之命，而逸之，亦得之。或當伯禽之誥。孔疏云：當云魯誥，然云康誥，唐誥則似不然。

封畛土略

折衷曰：畛，田間之路。故杜云：畛塗所經也。但此謂封土之竟。周禮云：才夫有溝，夕上有畛，名也。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折衷曰：杜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按：賜魯六族，衛七族，則九宗之為九族，亦無異論。心長也。云職官五正，則九族中分掌五官，各為之長。蓋殷世職之，然隱六年傳云：翼九宗五正，項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則稱嘉。

父家為九宗五正，是九宗非九族五正，非五官也。今闕疑不
敢強解。

夷叔其母弟也，猶無蔡。

傳遜云：先後正當以盟軟為序，其序豈有二乎？杜意欲兩通，
故如此曲解而實非之。要之子魚之言雖有理，亦辨士一時
之辭。未考周室宗盟之序，葛弘雖周賢臣，而其事亦或本之
考，故屈于子魚而從之，豈可遽以為信乎？如此姑闕之可也。
折衷曰：如會盟次序，無二，則從來蔡先衛，後何遽欲上之？
近世凡事尅雜損，國亂多矣，故子行敬子使祝佗從也。果有
此事，時情可見之。夫踐土之事，衛亦有記錄，子魚焉以一時
之爭欺天子伯主之臣乎？況葛弘何不知之。蔡衛之先後，縱

不晴記，而吞宋之不可次於鄭下，不待覆周府而知之，豈為
所欺乎？嗚呼！以己意定為會盟，無二，欲以破傳，非愚則妄矣。
杜謂此王宮臨盟時事，而踐土召陵二盟耳，其餘雜盟以
國之大小為次，引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為證，亦非也。王宮臨
諸侯之盟，是權宣之事，本無此禮。故春秋中唯二三有之，何
特用異盟？且王宮欲從周盟，所不能為，祝佗亦以是希有事
為例而爭之，必不然。蓋諸侯方嶽之盟，振古有之，而用周
盟，春秋伯主出而方嶽壞矣。然盟猶沿古，但會之次列從時
而變也。宋之盟，楚築鰲，何顧周盟？且其時諸侯之位次，異常
異矣。此大有說，杜所不知也。

二師陳于柏舉。

杜預云經所以各戰二師吳楚師

折衷曰文勢專依楚昏且觀夫繫王先伐子常之卒及史皇以其棄廣死之語則為子常史皇二師之無疑矣吳之陳不言可知也傳何嫌特實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杜預云奔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

折衷曰杜意大別小別三戰并柏拳清發已五戰矣雍澁則不陳故不在五戰之數大謬矣皆陳曰戰經例之傳之言戰不物之也柏拳之後追奔彼此豈皆暇陳乎清發擊半濟不陳明矣下文司馬三戰皆傷非謂陳者之凡柏拳之後皆非陳之此謂柏拳大敗之後五合而及郢也奔食謂吳人之奔

奔逐之奔非逃奔之奔何得屬楚師

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

折衷曰云季則有伯仲叔芊楚姓之自叔以下皆以季芊稱之今楚季女猶別有焉故稱名以別之服虔何不以為名而為字為字故為許嫁為許嫁故為夫遭亂死愈加穿鑿矣為二人者固非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折衷曰賈逵云燧火燧也象之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警却其眾使王得脫杜用其說也按火繫之尾者似不可謂之燧象且執字無謂況奔亡在舟中何能辨之蓋象者象獸也或民間有燧象者使鍼尹固執之至燧象之義則不可

得而知不必繫火於尾之此余聽說不敢以註其驚却吳師不可易故今且舉杜解存疑也

我實失子可哉

折衷曰我實失子對呂噉之辭可哉對可乎之辭孔疏云女今可守此言大失傳意失子不登用而使賤之杜云失不知子賢小迂也

句卑布裳刺而裹之

杜預云司馬已死到取其首傳言司馬之忠壯

傳遜云其時吳兵乘勝事勢究迫必待其既死方到恐无及矣且何足為忠壯乎必自來死而遂以刳截之此烈士之行不可以常情測也又或成白到耳

折衷曰杜意戰死之後句卑到之誠无及杜非也到而裹之者句卑文意明也傳云或成自到亦非之此退戰使句卑到而死者何疑之有司馬固忠壯然傳非以此言忠壯

楚子涉睢吞江入于雲中

傳遜云杜所云是以楚子初涉睢避吳既而復涉睢濟江而南入江南之夢避吳兵益遠矣然郢本在江北何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自忘哉之且考鄭隨俱在江北下文王奔鄭又云以王奔隨皆與江南之夢隔江矣何數涉江之類皆非事理且傳文亦不宜踈漏如此今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故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遠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鄭負鄭而奔隨故俟吳兵既退即入郢並

未至江南也。元凱但以傳文兩涉睢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耳。不思睢水本自入江而鄭隨在江之北。愚猶恐不然。適有寮友本雲夢人細詢之。知此為江北之夢。方敢改之。

折衷曰。如傳說當云浮睢沿江入于夢中。不宜以涉濟言也。其意以鄭隨皆在江北。而不再濟江而北之文。故為此說也。郢在江北。睢在郢西。云涉睢濟江。則雲中為江南明矣。但非再涉睢。既西渡而避吳。兵未退。何得復東。此之涉睢。與前文涉睢一事重提之也。王避吳。西涉睢水。遂濟江南。入于雲中也。文理明白。按鄭楚竟內。必是在江南。與郢隔江而遠。足避之。若在江北。則吳西在郢。甚危。何至此。況王單身手。

則鄭在江南。无容疑焉。然鄭不可久居。又有弟懷將弑王。乃鄭辛以王濟江奔隨。在漢東去郢遠矣。亦是一侯國。足托身。鄭在江北。後世地書不可信。如前文豫章在江北。明矣。而漢書地志在江南。可以見也。傳以傳无復濟江之文。定為不至江南。夫濟江何閑事情。煩言之。烏得謂之疎漏。濟江又烏得謂非事理。如其說。則傳之文。美射之事理。皆不合矣。不敢以約為利。

傳遜云。杜云。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莊力德。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陸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美同。謂不敢乘君父。因約之時。以為利。其說較然矣。折衷曰。不唯是也。杜要言註云。无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

王使見云。以此王臣。且欲使盟隨人。此云不肯為盟主。皆穿鑿附會之不当者也。

五年大德滅小怨道也

傳遜云。杜云。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陸云。尋傳所記。淵懷。但有弑君之謀。並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但當以其兄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怨。耳。愚考國語。事與陸合。採之。折衷曰。以兄之德。滅弟之怨。此舍之耳。何又賞之。子西之意。已然矣。故杜以大德為懷。然傳特云。辛與弟棠。以王奔隨。則似懷不與。勞之。愚按。土雖以辛免。而其德之大也。覆闢氏。合家。此昭王之意。所以賞懷也。陸亦未可。國語不足信。

六年晉人無享之

折衷曰。杜云。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各非也。此一聘。兩使。二卿。無享。是其宜之。傳為孟孫言。陽虎祭之。非明不備。各文十八年。二卿各以事如齊。猶以同行。故不備。各。況今以一事同行。所以不備。各之。然亦非介。故兩各之。晉之無享。亦非賤魯之。國君朝晉。猶有無享。況卿乎。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杜預云。欲令晉人聞虎當逃。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折衷曰。虎之入晉。魯何為使素知之。又何取其入。況未有已兆乎。取入此。取魯之入也。不使用虎之謬也。

有如先君

折衷曰：郡氏云：凡誓辭曰有知日，有知河，有知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何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愚按有知云者，舉神證之，詞而受罰在其中也。至所以曰有知之義，則古言不可知已，孔氏云：諸言有知，皆是誓辭，稱先君以徵其言，得之強以如何，親之大非子立後而行。

折衷曰：杜云：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非也。政多門則素矣，不始于今，自范鞅以賄為政，誅求不已，諸侯多背，天下自是亂七年而必死。

折衷曰：杜云而女之，按此而猶則之，古文多有之。

春秋稽古卷六十六

折衷第三十二傳二十七

春秋稽古卷六十七

皇和

安藝平賀民房父著

折衷第三十三傳二十八

定公下

八年主人出師奔

折衷曰：杜云：攻郭人少，故遣後師，是往助之，曾達以為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之，孔疏以謂若從賈言，則是敗還，下文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猛得以逐廩丘也。愚考文意，此非戰敗也，魯士無鬪志，廩丘人出師奔走，敢無逆之者，陽虎云：猛在，以是之，又其云：尺客氣，總此輩而言，賈說得之。

魯於是始尚羔

折衷曰簡子文子皆卿豈執羔而執尸因知列國卿皆執尸舊矣獻子特執羔未知知禮否也魯之尚羔亦以獻子故也然暗合手禮故傳云始尚之凡春秋禮濫甚多矣其得正自孔子之儒者不知焉

按衛侯之年及椀

傳遜云杜云按拵也血至椀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云按若言推拵則不當言至椀陸云按字各按一作拵持頭髮也拵是把持之意亦當然觀杜說自相戾愚謂三說皆是也而不及腕義椀從手從宛蓋在擘手之曲掌後節中之涉他以他國之大夫而按國君之年上近於臂其辱之

也甚矣

折衷曰按字說文訓推杜因為拵凡古各字訓爾雅以下不足拋今按字雖不可知而必是把持之義其及椀亦或如傳說今且取顧解註之

辛卯禘于僖公

傳遜云杜云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故於僖廟行順祀愚按經各從祀先公杜訓從順也蓋以文公二年躋僖公為逆祀故必強以此為退僖公謂之順耳愚謂必非也夫所謂逆祀者自後之知禮者言之其時皆以為禮无有知其逆者陽虎何人能知其為逆也縱知為逆而升罔於僖將以誰媚邪罔公幼而遇弑无嗣何須

媚之若謂媚於羣公則自文至此六公相安已久未聞有譴
謫之陽虎何故而忽自為此變常之舉以取怒于僖神也
且既知懼於僖神即不退之可矣乃就其廟而仍退之皆非
人情所宜陽虎之狡必不為之愚謂但合羣廟之主於僖宮
順其昭穆之序以禱於先公又以僖公季氏所立故於其廟
以見崇敬之意推之當如是耳

折衷曰傳之破杜極當矣但此公穀之陋杜仍之耳若謂禘
羣公於僖宮則傳亦大謬亦此漢儒禘說之陋諸儒仍之耳
夫禘羣公於僖宮是大事經必志書不若者非然故也又此
禘非禘昭穆明矣亦可以知其妄之夫合祭羣公必是於大
廟无一元於他廟之事又周公魯公之尊降祭於他廟亦万

一無有此事況於親盡宜毀之僖廟乎傳又云以僖公季氏
所立故於僖廟夫僖助季氏者也將賊季氏而特禱於其助
者亦非人情所宜以季氏所立故于此陽虎之狡必不為之
今未毀廟皆祭之独不祭桓廟是虎之狡也

昨謂林楚

折衷曰昨從口必是屬言之字杜何意為斬馮氏引婦人斬
而免諸國謂有倉皇乞伶之意是大可笑彼只是謂擊時豈
乞伶之美乎傳氏引答客唯孤豚之昨虎謂恨疾之意彼直
是嚙也寧見恨疾皆牽強

爾以是繼之

折衷曰杜云繼先人之良甚綏貼孔疏每屈曲護杜短独此

反杜而云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觀臣聞命後又何後之有
之言則必不然陸傳取之何居
喜於微死

折衷曰此與前文微死全同其義但語有簡略含言耳古言
然也杜云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夫召季
氏於蒲圃于此何復言之況云魯人不專在季氏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

杜預云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遂使出門去

劉用熙云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
宮出謂逐之使出而各居也

折衷曰如杜說傳當曰桐門右師到子明子明使出之也而

突然曰謂桐門右師出傳雖簡也豈其然邪古者同族同里
居宮者室也故云東西宮南北宮且特云桐門右師是以所
居為言決非同居也按傳出字甚無謂出字與曰相似訛寫
為出後人復更加曰也今只以衍文註之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為竿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折衷曰說詩者以左氏親之說左氏者以詩親之大率不通
於是牽強穿鑿無所不至不知古者取義之教悲夫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

折衷曰欲出門不過無繼者或欲入師耳故曰求也杜謂夷
後人不服故夫無存男者也非說客也一人入城敵何遽服
之杜何意為是說

東郭書護登

折衷曰杜云登城非人所示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夫使衆後者而云讓是何言之且衆不示登則何須讓之杜意讓元苦於衆而已登之傳何云讓登乎志於功名者競先登不示者弗先耳故不得有非所示之言焉名將而言之可異哉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折衷曰讓者辟而讓道之杜解贖云譎以讓之又云自先下亦讓也不知何謂邵氏云左右非譎辭絕而後下乃譎辭也下又云云凡皆是不得傳意也

如驂之靳

杜預云靳車中馬也猛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

折衷曰靳豈得為中馬乎孔疏通之云詩云兩服齊首兩驂尸行此驂首差退靳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々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胸大是迂濶之說果爾當云如驂之隨服何所難言不云服而以靳為言又何必以賞胸為言且靳驂亦必有之何必中馬之陸傳諸子不非之者何之

其師又賤

折衷曰此師不下五百乘帥雖賤不宜先登杜何所證驗云帥謂東郭唇劉炫之規盡當矣我甚異傳遜之取杜也

誓憤而衣狸製

傳遜云杜云誓白也憤齒上下相值憤作齧按心義引詩借

老篇夫人之美云揚且之皙。夕是面白之名。又說文云。齧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值。是杜謂齒白而存矣。愚謂皙為面白。則可以為齒白。則不可。且以皙作齧。尤強。蓋皙即岸皙之皙。言其人白皙。皙而不冠。身衣狸製。則其人宛然在目。犁彌軍中所見。言其面貌冠服。口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又以裘制製。亦未安。製則衣之將成者。或以狸皮而為別衣。未可必若裘。則衣之大而成名者。此製與裘必有別。而以裘名之。謬矣。

折衷曰。皙。皙。杜大為僻解。皙何專為面白。皙。皙。不可分為二物。且此軍中所見。軍中若兜鍪。不宣中皙。傳亦謬矣。製。杜即狸字。為裘。周之秋。今之七月。非披裘之時。況軍中乎。必是鎧

甲也。但古之百凡皆失傳。今不可考。諸儒肺腸之說。不足取彼賓旅也。

杜預云。言彼與我若賓生相讓。族俱進退。

折衷曰。傳若云。彼賓也。或容如杜說。旅字大。无謂云。俱進退。亦何謂也。賓旅。運屬不可雜也。杜彼賓絕句。旅也。別說大不成句。彼賓故讓下。便云。俱進退。是大不成語。

十年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杜預云。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

折衷曰。齊大魯小。既成則從齊。乃其所之。汶田本魯地。歸之亦其所也。計較三百乘。與田以相當。為言者。陋之甚也。若无

齊侵魯地者，則孔子將以何物為言，盟辭亦不以禮，而以三百乘之徒，故夫子以此抗之耳。杜賤者終事，因前有以公退，今使茲无还，揖對為此說也。夷因將劫公，故退，此暫時之事耳。使茲无还者，盟辭之對而已。夫兩君相會，有不身親盟而使賤者終事乎？杜何不思之？齊之要我者，盟辭而已，以要盟視此盟，大非也。賈達諱以三百乘從齊之說，尤非。

報夷伐也

杜預云：前年齊為衛伐晉夷，故伐衛以為報。

折衷曰：哀十五年，子貢曰：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蓋批之。然五氏之役，不言齊為衛也。未知冠氏即五氏乎？下文衛侯伐耶鄆，牛於寒氏，杜云：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入助

齊伐五氏，此以五氏冠氏寒氏為一。又前為齊為衛，後為衛助齊，似矛盾。

公南使賊射之

折衷曰：成子非立武叔，即卒傳終言之也。公南之事，似无關係，必是成子之庶長子，而當立者也。因知使賊射欲殺武叔之則，大是有關係。杜云：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甚无味。非之。成子既以武叔為嗣，而公南為馬正，公若為邱宰以慰之，知季武子以公鉏為馬正，乃知公南公若武叔為庶兄弟，無疑矣。至此終成子之案，下乃云武叔既定，以遙承而卒傳有脈絡，次序如是。侯犯受武叔命，將殺公若，而不能，其圍人殺之于文，理焉得為武叔圍人，且武叔在國，其圍人何得

行此策杜皆謬矣

十二年公圍成弗克

折衷曰墮三都自公羊為孔子之舉諸儒從之而不能隨成則是孔子之過舉於是胡安國凌稚隆各屈曲纏綿為說云非孔子之過夫上世之事左氏之外無可見焉者知公穀家語史記等及國語皆杜撰妄說不足採矣今傳明云仲由為季氏宰將隨三都則此子路始建議而三家以為可遂為公政也故從父云子伯不知我將不墮諸儒徒觀孔子命二子使下伐之文謂孔子欲隨三都以墮三家之勢而張公室夫祿之去公室之四世矣今雖有百孔子所不能之昭公之時當時諸賢既論之矣孔子何為是拙謀果然三家何聽之矣

且天三都城之在否不能輕重三家則非孔子所為者明矣都宰頻叛而作亂故子路為季氏謀三子為是而從之侯犯治而叔孫先墮郈其情可見矣孔子命二子使下伐以待君故也假令孔子独在而公不在素不與知墮事倍臣侵國豈可不令拒之乎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勳

傳遜云杜云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勳愚謂若杜解則當於再字為句既不成文又豈有禽人而不勳者乎竊謂禽者乃越死士猛鷲之狀擒捉吳師以衝其陳欲其陳亂而吳師堅整不可勳耳林云使死士再往遺吳禽則以弱兵委之如鷄父之戰可耳未有以死士而

遺之禽者也故俱不從

折衷曰杜解禽字屬吳非傳文理博氏擒捉吳師按此欲亂吳陳不志徒以擒捉言皆是就禽字強生義蓋禽者古之語言其字義不可知也只以語意通之可也
將戕於余

折衷曰只是將殺余之而云戕於余者舒緩語句也因變殺為戕无意義之

春秋稽古卷六十七 折衷第三十三傳二十八

春秋稽古卷六十八

皇和 安藝 平賀 晋民房父 著

折衷第三十四傳二十九

哀公上

元年夫屯晝夜九日

折衷曰杜云夫猶兵也以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列炫規之尽当矣下文云如子西之素此結築壘之言于此安挿入屯守正義謂屯戍守之名未有作役之人稱屯者然屯守亦屯聚而守之非戍守之義之炫謂夫屯夫役屯聚于夫屯二字不切亦難從矣凡此等古之言如後世寧馨阿堵耳合何可知或屯字下有闕文

其澆能戒之

折衷曰：其諸儒訓為毒，澆是何言也。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傳遜云：杜云食消也，已止之，此解本不妥。陸非之，乃以食為食言之，食尤非詳其語意，蓋謂失今不取，後雖怨毒而欲食之不可得矣。

折衷曰：傳說較可，猶未也。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折衷曰：杜以分為偏強，服虔謂分王食，則大謬。死知不曠。

折衷曰：杜云知身死不見曠棄，非傳意。顧炎武云：曠，空之言。

不為從死是也。次云知上必有以恤之，此可削。

二年初衛侯遊于郊，至乃立輓。

折衷曰：杜云子南靈公子，按子南若靈公子，則次當立者也。世子得罪而出奔，志即立為太子，子南亦不可辭，安有異論。靈公何特命之，且云余无子，夫輒也。世子之子難立者也。夫人大夫以遺命命之，若子則何聽子南之辭，乃非靈公子明矣。疑靈公之弟也。○周礼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因之。此傳三揖，鄭衆服虔及杜預皆以為卿大夫士立嗣，雖衆議同之。味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之言，則三揖似專指三卿。蓋卿特揖，故以三揖稱之也。○郢異於他子，杜云言用意不同，如此指他子之競立也。郢之謙讓必不然也。今

以意改之。○夫人曰君命也。对之曰若有之。郢必聞之。此言无君命。杜云言当以臨沒為正。以郢对觀之。則君命也。卽是臨沒之言。杜謬。

使大子統

折衷曰。喪五服之外。时有髻髮袒免之容。髻髮以麻。括髮也。髻又作括。免首服。鄭玄儀禮註云。今文免皆作統。則此統卽免也。其制未詳。蓋免之時。脫喪冠而著之。故以免稱也。是三者哀痛之甚。时而行之。非常也。奔喪曰。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以知括髮不常。又以知其重於免也。不唯是。喪服小記曰。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卽位。

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此母降于父也。士喪記曰。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此衆主人降于主人也。士喪記是初喪未著服。哀痛之容。故杜此註云。統者始發喪之服。何疏于禮之甚。烏且靈公卒于今三月。迎者既衰經。大子安不服。折況於迎。在乎。殊不知脫喪冠而著統。示哀之甚也。凡統有事。則統喪服。小記曰。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之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是也有所貴而免。小記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敢麻。雖異國之君。免之親者皆免。此以君免也。又曰。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此兄弟之故不免也。此

等諸文程泰之說不攻而自破猶可證者問喪曰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云所服有其物可知之又曰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童子無冠何免冠之有奔喪曰奔衰以不及殯先之墓西南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又自奔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此以見斬免不用麻亦有其物也服問曰既練過麻斷木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此非免冠之免者明也又曰凡見人无免經雖朝於君无免經唯入公門有稅奔衰唯是免冠之免而非袒免之免也括髮袒免哀之節而非服制故成服之後數行之其所引四世而緦服之寃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此言四世親尽无復服制但同姓之故免

袒哭之而已也程氏以為无服之制可笑之甚也由禮是平常非喪事何與於此夫五服者親疏之等差其制密矣故經詳記之如括髮免袒則通社其无亂式鬢亦然不可謂免非物況有以麻如上文云乎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鬢免與鬢對豈非物乎烏足為免冠之證果爾鬢亦免笄之稱乎袒免者哀之變有事則為之所引喪服小記三節皆是也免脫喪冠而著之故與冠並言葬虞及哭皆免以遠道故冠及郊著免至家而反哭不報虞故者冠後至虞而著免文理明白以冠字故為免冠可謂牽強甚矣以免於君弔故為始死之節可謂遷就之甚矣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言括髮父母皆以麻唯免母以布蓋謂

降於父也。此免為免冠，則以布，將以何解之，而云以兔為免，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遂常以兔，而加諸弁，衰之上，則是降斬而弁，遽著五世以外，輕殺无服之冠，豈其理乎。夫免者，一時之變，鄭玄亦不云常已不知，而為常以証人母喪，固弁衰以括髮為斬衰乎，以免為五世以外之服，愚陋之至也。

以故兆詢可也。

杜預云：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折衷曰：前此无卜事，故杜云然。傳氏非之良然矣。

素車樸馬

折衷曰：杜云以載柩，按此謂葬時所用車馬，皆素樸之柩，皆

人挽，无用车馬者。正義以遠道為言，雖死于外，殯于家，而後葬，何遠之有。若其歸于家，則當用常乘，何特言之。杜謬必矣。樸馬何唯髦之正義，因曲禮定為髦馬泥矣。

趙孟喜曰可矣。傳俊曰：雖瓦，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傳遜云：杜云喜，大子前怯而後勇，亦謬。使果喜，大子當於其上。逐鄭師時，下傳便云云，於大子勇，不相接。

折衷曰：杜喜字之解，傳難允當。然下文有知在，猶仍杜解，故其解云：鄭敗，則范氏失援，糧竭，必將亡。故喜是亦不然矣。朝歌猶在，而范中行未亡，一戰克鄭，何遽以將亡喜之。此不得下文之解。下文杜解云：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此以知為荀，跡也。趙孟與隙，未有隙，傳俊安舍未亡，范中行

而以未有隙苟跡為言不知指在朝歌荀寅之又不私自
定十四年路之敗范古射不得復入朝歌依鄭而別處今鄭
大敗則范氏不足患故喜然寅猶在朝歌故使云然之寅與
蹠同族亦素志稱知也傳无寅以知稱故杜傳不知為寅之
按定十四年傳云晉人敗范中行氏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
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自是范中行別叙故知其別處之
元年荀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之不云朝歌而單言范氏
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不云伐范中行而言朝歌此伐荀寅
而不在范氏之此傳不云輸粟于朝歌而云輸范氏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七古射逆曾不及中行朝歌則依鄭而別處可
見也明年朝歌陷獨記荀寅出亡而无范氏之事是最足證

矣四年七月荀救范氏九月邯鄲降而荀寅奔鮮虞猶別之
十二月荀取晉入邑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以下文張栻朔
事觀之則柏人范氏所在也於是范中行復合為一五年春
同俱奔齊之傳文歷々无可疑者矣不記范氏去朝歌而在
柏人者哀傳是別人相接統之際失之也二氏考傳文不精
詳各以意為迂說也

三年官人肅給

折衷曰杜云恐有變難故慎為備傳未見其意非也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

折衷曰杜云鬱攸火氣也鬱攸之為火氣千古未見所出從
之々々指濡幕杜意從火氣所之而葺公屋雖古文簡也文

理必不然矣。濟濡惟幕，濟濡連屬分明。濟亦濡之。杜云：濡物於水，出用為濟，非文理非之。

外內以悛

折衷曰：杜云：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按：悛之為次，甚疑矣。且尊卑不可以外內言。余則謂自大廟始，上文終於此外內，以悛屬下文，助所不給。然至悛字，則其義終不可知。

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

折衷曰：杜云：伐其北郭圍，按：伐其郭，承上文師于其南，則必非北郭圍也。云使在外救已之後，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如此，則荀寅自北門出也。下文已犯師而出，為無謂。所犯之師，師于南之師也。不然，是亦為同語。故余以意改之。

又按：荀寅欲出而奔，何使其徒自北門入於杜說亦不通，必是出字之誤。

四年承

凌稚隆云：杜注承為懲，列注承為繼，謂恐其又迂相承，繼皆非也。胡氏以為衍文者，得之。

折衷曰：此章傳文不堪闕文多，諸家不之知，遂文解之，皆不明。了必是上下有闕文，為衍文亦非。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折衷曰：此晉守陰地大夫不待言。杜云：命大夫別縣監尹，陸傳駁之，蓋因命字為此說之，何其拙乎。

六年需事之下也

折衷曰：凌氏云：需待也。是正訓而協文不可易。杜訓疑強。叙文因之一音。儒愈誤後學。

再敗楚師

折衷曰：杜云：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劉炫云：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以規杜夫退還，豈得謂敗乎？蓋下文攻寔无敗，故專屬退，殊不知卜進退不吉，示王之死，而王意卜戰不吉，是敗兆。并柏舉而再敗之，劉氏是也。而正彖以不得好退為敗，以非列其謬尤甚矣。孔氏非不知為何所好，凡知杜說非傳意，而曲從杜，孔氏可謂杜之諛臣而傳之罪人也。

潛師閉塗

傳遜云：杜云：潛師密祭之。閉塗不通外使也。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蔽塗者，謂匿其喪也。又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則女傳亦作壁，軍壘也。愚詳其文意，與時勢皆非也。蓋閉猶隱也。既潛師而復由隱路，即所謂間道使人不得於中道邀害之耳。

折衷曰：此就迎公子章一事言之。從前諸說皆非也。密祭可謂之潛師乎？杜尤謬矣。傳氏得之，但以閉塗為隱路，則強之愚謂：蓋道途中不使人知之意，所以謂之閉塗，必有其事未知也。不敢強解。

以齊國之困

折衷曰：困不必飢荒。下文不必恐駭人，不從杜非。

七年大伯端委至有由然也

折衷曰此子貢鄙辱吳以貢其非禮辭杜云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如此則以吳之夷俗為可以說季子之不來之然則不以禮命於諸侯亦宜其可子貢不得詰恐非傳意也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折衷曰杜謂此以下孟孫念答大夫之辭此段文意文氣一順而下安得為孟孫言傳遜通此以為諸大夫之言得之然謂諸大夫皆為不可矣以可乎為不可故不通也不知可乎乃可哉也若大夫為不可則安得有上文

負瑕故有釋

杜預云前者魯得邾之紂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折衷曰杜解大是迂闊且非文理馮說切實今收之

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

折衷曰杜云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此豈貢乎邾魯雖大不能以六百乘八百乘為貢且果貢則八百乘亦吳之私也八年師待之

折衷曰林云曹師見殿兵不行送待之大謬奔命為死之可也

折衷曰杜為奔本國之命夫出亡之臣其所在之國伐我何召之

魯雖無典立必有典斃

傳遜云杜云緩時若无能自立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此解殊誤蓋凡與字必指人已而言此時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救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已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非難解者

折衷曰傳說大是但願解簡明故以註之

士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為國人懼

傳遜云杜云鄆人教吳必可克疏云杜意以下傳始云王犯嘗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為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之父為吳內志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鄆人教吳之語劉炫以為實克武城國人懼者其害魯非武城之疏非其說陸云傳言伐武城克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

武城人此時蓋在魯國人懼其內志耳劉炫於傳文為順未可非也愚謂炫說固是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犯既曰為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挾之以為魯害非遊兵羈寓者比故國人為之懼之

折衷曰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此吳已克武城者何有異論又豈得為鄆人教吳之言乎劉炫規杜是之疏曲附杜阿所好之此謂以子羽之父與王犯好恐武城人固事吳國都人懼之也但傳畧記二子而不詳故懼之實亦不可詳之按王犯云嘗為則今非宰也但未知在吳軍在武城也子羽之父或今宰乎子羽蓋滅明傳者是孔子之徒故特

云子羽之父也。此子游之所得，未知孔子弟子之否也。

吳人行成

折衷曰：顧氏云：此魯求成身而言吳人行成者，內外之辭。此大不然矣。觀獲同車云：國未可望，聞欲宵攻，一夕三遷，及心。原魯不歸邾子，彼此之情可見。況明云：吳人行成，且下文景伯之言，豈魯求者乎？

我未及虧

折衷曰：此謂我師徒无虧損之。林云：雖破吳師，而於國勢未有虧損，大謬。

景伯負載造萊門

杜預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各將欲出盟。

刘炫云：載各盟主所制，自当吳人為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各，未有單稱載者，以為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

孔穎達云：周礼司盟，掌盟載之事。傳云：士莊子為載各。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云負載之事故，知是載各。刘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之。

傳遜云：陸是刘炫，又云：我当依敍文作載，古字通用，愚謂上文吳人行成將盟，景伯諫之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為近。豈盟不成而遽往為質乎？何景伯难于盟而易于質也？且景伯位為大夫，乃身負載器物而出，質必无是矣。

折衷曰：列規九，當其說亦得之。但盟各單稱我，僖二十四年亦有之，未可非之。又此甚有事故，傳特錄之，不然是瑣事，何言之列不知耳。夫載書者盟臨盟制，其辭魯焉得預為之，而出盟乎？如其白簡，則史官有司之所主，景伯是大夫，其白負之而往乎？亦不近人情。杜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然則諫弗見從之，故忿怒為之也。此小人偏狹者之態度。非所稱於景伯傳，何錄之？孔氏云：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言負載之事，故知是載。各上文是謂季孟聽吳人之成，而將與之盟，非臨盟之時。故景伯止之云云。藉令為臨盟而負載，何得必為載各為傳？遂亦從杜而非。劉云：景伯諫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為近。事理何緊要，傳特錄之。且此非景伯獨往，公與諸卿

皆往，而景伯自負未盟之載，各而遽出，何难于成而易于盟之？必是忿怒而然也。景伯必不然矣。又未盟則無載書，未載盟辭之簡，使景伯負之，且景伯為大夫，往必乘車，乘車而自負，皆非事理。莫明焉。要之傳文簡而有含蓄，諸子不知而聚訟耳。此止記盟事而不與諫之從否也。蓋既成而吳言交質之事，魯人難之，乃相與謀曰：我先請以景伯質于吳，則吳必許之。而後我又請以姑曹質于我，吳王難留其子，於是質事必兩心之。計策既定，今一同出造于盟處，傳畧之，獨記景伯將如吳之狀，以見之也。不然此盟公及諸卿皆往，況景伯非政卿，何獨記之矣。負載形容旅裝，亦是景伯見自盟處，遂將如吳之狀，以欺吳人耳。負者負擔，載者載車也。使人東裝負

載從焉非謂景伯身自負載也二陸不知焉改載為戴孔傳不知焉以自負詆炫可謂陋矣凡諸子不潛心而披傳意又不知傳有暗寓所以不知也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折衷曰魯不欲遣質於吳然不能拒之乃不以諸公子而以景伯王素知其賢喜即許之魯於是求王子非此則不足當景伯王不欲留王子乃不及更議而兩止質此魯素謀而計吳者也而後止以見其謀之中又當字及下文吳人盟而還此唯盟而已而不原以見其意傳之簡妙非淺心所得而通也

十年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折衷曰吳非有深讎于齊又非有深咎齊之罪只是薛師之故來伐而亦不至殺齊侯而甘心齊亦不至弑公以說吳然公在非服而受盟則不退齊人恥受盟且不堪公之暴於是相與譏竊弑赴于師以卒吳乃引還不言以說而云赴吳三日哭及叙殺胡姬殺鮑牧其情可見杜不察傳意云以說吳謬矣

趙鞅帥師伐齊

折衷曰初來以侵故經書侵其取掣取轅豈无鐘鼓乎然事皆侵故下云侵及賴而還凡傳伐者亦言侵者亦言伐不可以經例律杜云經各侵以侵告非也此必非書告者

十一年居封疆之間

折衷曰此必丹求言二子不得不出之由下文季孫告二子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之言可以見之居封疆之間此其該
論之言上下必有闕文不然此句不通杜解後云封疆竟內
近郊地其意蓋謂不能使拒於邦境則可使出于近郊之夫
二子之不肯出何有遠近之差別且封疆之間豈謂近郊地
者乎

不屬者非魯人也

折衷曰屬謂魯人皆來屬於季氏之軍也此公事而非季氏
私戰故言季氏出師而不屬此軍者非魯人之杜云屬臣屬
之言不戰為不臣非之羣室指國之臣而言杜云都邑居
家亦非之

有子曰就用命焉

折衷曰杜就以能字視之愚按丹求家臣无名位而代季氏
帥左軍季氏所附屬七十之甲兵皆是朝臣必輕侮其帥而
不用命車右殊不可不同心楚遲是同門人故用之就即之
言即於用命而雖少用之也別三百人為已徒卒其情亦可
見之馮季驛云補正列原父曰有子當作子有然古人于字
下加子如匡章稱章子田盼稱盼子田嬰稱嬰子田文稱文
子魏冉稱冉子之類甚多不必倒轉也馮說良然

次于雩門之外

折衷曰魯在魯之北吳在魯之南叔孫豹之奔齊之宿于庚
宗悼公之歸齊之出萊門齊之來伐之陳瑾陳莊涉泗而吳

之來伐有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魯欲襲之兵既及稷門之內既成而景伯負載造於萊川蓋魯赴齊吳先西出經泗庚宗而後南北分行也萊川稷門雩門皆是郭門莊公之時齊師宋師次于郎自雩門竊出大敗宋師由是觀之則雩門似南門或北門然今冉有帥之而次于此則亦是西門乃知三門皆西郭門也但雩門是旁門故云自雩門竊出疑西郭之南門之圍犂投蓋于稷川魯人稱其力則其門高大疑正中門而萊門其北門之杜解雩門云南城門未知有所考云然否也又按齊之侵魯多是西鄙因知齊國在魯之西北魯國退于東邊也

孔子曰美也

杜預云言能以美勇凌雅隆云美言知事君之美杜注美為勇劉注美為藝皆非之又云以為魯画勝齊之策不以能用矛也

折衷曰用矛於齊師與美无干涉此必有闕文何可知為諸家不能闕而為強說美之一字何舍許多之美

賦封田以嫁公女

折衷曰杜云封內之田悉賦稅之封內可謂之封田乎賦稅及諸臣之封田故怒而逐之也下民何得逐之器成而其

折衷曰林云所鑄大器方成即其此醴糗之屬未之凌云大器方成知有今日故其此过巧

二子必死

折衷曰此公孫夏縣斷二子之死也杜云勸勉之非二子
凌稚隆云謂子陽丘明果然桑掩唇御國子一句无所係屬
而為間語子陽下軍之帥國子中軍之帥公孫夏舉二軍之
帥曰二子之此役子陽桑掩唇皆亦戰死以後不言其死故
于此特舉之以互見之國子不言其右宗子唯言丘明可以
見之傳此例甚多陵非也

歌虞殯

折衷曰漢世以來送死有挽歌蓋附會此傳而制者之夫歌
者示之喪者哀之死喪用示聖人之禮何有之晉初荀顛制
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執虞駿之云詩云君子

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之復存之夫詩之言非死
喪之哀且歌詞而非示大是非類況於葬乎荀顛之議實然
矣當時何不曉事而復存之虞殯必是咏虞殯悼死之歌
安得為送葬歌曲且云虞殯非送葬明矣

人尋約吳髮短

折衷曰杜云約繩之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凌氏
云令人具八尺繩為俘獲具以吳俗斷髮不可縛欲以繩貫
其首取之陸云說文尋紼理之尋約者使尋理繩約以待用
也傳云杜陸二解俱通似陸說得之愚謂諸解皆不通為人
尋約為人持八尺繩或可通之以約為繩強甚矣吳髮短
何所以得繩貫其首之義且若吳髮長結髮而貫首乎陸之

尋繩、約以待用、待何用乎、下文吳髮短者何之、亦貫首乎、夫縛人不與髮之長短、凌說短髮不可縛、此何言乎、又以繩貫兵首取之、亦何謂之、人尋約吳髮短、傳本无文理、雖古文簡未有如此者、必是闕誤、闕疑可之、前後諸人皆自期死、公孫揮一人何以得敵首為言、縱令有之、傳何記之、凡傳无虛舉、下文无其事、疑是錯入、而亦有闕誤焉。

對曰從司馬

折衷曰、杜云從吳司馬所命、叔孫魯卿雖謙詞以從事、吳有司對之、必无之、此魯司馬而云從者、是謙之。

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傳遜云、杜云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

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與杜異、今又以傳文考此、云使於齊、下曰反彼、明是子胥身自使齊、使子胥使人、當日使於齊、而无反彼之文矣。

折衷曰、杜意始云、吳將伐齊、下云及彼、王聞之、中間不志有子胥自使之事、故云然、傳文自是子胥自使者明矣、端首之言、指十年始伐時之、安知其間不有子胥自使乎、錄于此者、艾陵之役、王始知之、歸而賜死之、傳亦不知故、以反彼為子胥使反、如彼二書、本不足證、安用引之。

為王孫氏

顧炎武云、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之解、謂改

姓辟吳禍非

折衷曰顧說是也既辟於齊何在辟禍

十二年故不言葬小君

折衷曰昭公本季氏所惡故凡禮皆忽畧之下文季氏不統亦可見之杜云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雖同姓哉夫人則夫人之何故不成禮可謂暗情理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

傳遜云杜云孔子始老故與弔統喪冠之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孔疏云禮弔无拜法曲禮曰凡非弔喪非見君无不答拜者鄭玄曰喪賓不答不自賓客之陸云依此禮則言孔子拜者悞又云以季氏不統而放

經則夫子貶禮以徇強臣乎疑傳文當以不統放經而拜為一句蓋言其不著喪服又去經而拜耳非謂孔子去經之然孔疏又云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之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批傳文必有拜法特記不其耳愚謂孔疏此說近於有理可從但孔子茲時與曲禮所載異蓋曲禮惟吾賓主弔喪之常而孔子以臣弔君忘白不同想孔子時以弔於朝矣而後適季氏豈向季氏弔乎其交拜者如常時相見而拜耳弔喪不答拜之禮於此何與而乃引此以孔子拜為誤之蓋見季氏不統亦放經而拜以為稱耳其弔君母之喪已足禮矣豈謂貶禮以徇強臣乎且經因喪服而有季氏既不統矣又何經之有負山之疑亦謬矣杜註亦自有誤孔

子仕於定公十年，距此已遠而云始老，又云去經從主節制，夫豈孔子弔季氏而云從主哉？

折衷曰：孔子定公之時，暫時仕魯之，孔子守道之人也。故三家皆不欲為，蓋特以定公之言不得已而舉之，其至司寇亦定公之意耳。然三家以有妨礙于已事，疏外孔子，孔子本知道之不行，而以父母國故且仕之，於是速去矣。桓僖災時已在陳之，十一年孔子猶在衛，魯召之者，非欲用之時，天下声聞藉甚，國不能用而居於他國，國之恥之，而亦知孔子不仕已亦不欲，故以國老終養而不為臣，待以大夫之禮，以幣召之。孔子亦年歲於七十，天下道不行，故忘召而終焉于魯。若知為臣則傳何言其弔，且孔子亦當統且為特弔于季氏。

且雖季氏不統，何放經，且不至成服，則不著經之，其著經何也？檀弓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禴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之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禴裘而弔之？主人已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心，又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此所以季氏當統，孔子加經之故也。亦知其不為臣之十四年，孔子曰：吾以後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是知以卿位待之也。此義明則諸家悠繆，不妄自明也。十一年反魯，杜以為再仕，故云始老，傳引定公時去非杜亦不得杜意也。弔无拜禮，曲禮有證，今特曰拜，孔疏

可從之傳謂以臣弔君故不同亦不知之按季氏之服當斬衰孔子若為舊君則當齊衰三月此在殯後之未殯已小斂則主統客經也未小斂則主不統客不經也諸家暗于禮且不詳事實故皆逐末相爭如陸粲尤可笑從之固矣

折衷曰林云從夷之心固不可改矣凌云固堅固也言其志堅欲從夷也出公何生從夷之心皆非也顧氏云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矣較近但不宜重者猶必矣之謂從之兆固成丙申圍宋

折衷曰宋向巢伐鄭在九月故經在十二月久蝕前之鄭罕達救岳而圍宋師至明年取宋師傳并叙總是一款文杜氏不

之知凡踰年者皆分之此云丘明本不以為義例可笑十三年肉食者无墨

折衷曰墨者見憂氣之故云國勝乎天子死乎杜對肉食而看故云色下非

少待之

折衷曰此言吳必有變則降心而從我子少待之杜云少待无與爭趙鞅已欲戰而取勝如解則似謂爭長

乃先晉人

馮李驛云先吳于晉之吳語與此正合正美晉人先軟誤折衷曰乃先晉人此晉先軟之文甚明矣且前叙趙鞅司馬寅晉无少屈者馮氏云正合何以言之凡國語此條事之與

傳相乖，孔疏詳各之，馮氏何意，此及經書，吳子皆強合國語，
願以國語為左氏之筆，不知此傳已與前傳異，況國語年
伯帥侯收以見于王。

折衷曰：伯侯伯，諸侯之長，即下文伯合諸侯之伯，杜以
此為王官伯，下文之伯為諸侯長，悞矣。牧諸侯通稱，杜以為
方伯，孔疏引曲禮周禮證之，皆與此不同，非之。
若不會。

折衷曰：舊說會字絕句是也，馮氏連祝宗為句，非。

春秋稽古卷六十八 折衷第三十四傳二十九

春秋稽古卷六十九

皇和 安藝 平賀 晉民房父 著

折衷第三十五傳三十

哀公下

十四年子我夕

傳遜云：杜云夕視事，陸批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註云莫
見，柳宗元朝日引此傳文，亦以為莫見，愚謂昭十二年夕
固子革莫見楚子，此處夕亦是子我夕視事耳，其下文陳逆
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為視事也。
折衷曰：莫見為夕，禮稱視事，何以夕，稱執以入，何必視事，莫
見亦可為之也，若莫見將不執乎。

何害是其在我也

林堯叟云陳族何害在我用之馮氏云對憚其為人說林非折衷曰馮說是林誤又上文其為人或云指其寢陋然觀其在我之言則杜說為優

子行舍於公宮

折衷曰杜以子行為陳逆故云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按下文子行是成子之腹心何教人而逃之為旦已逃之人何得隱於公宮公宮豈可隱身之處乎此成子將行除子我之事故為之故納諸宮之安用連逃之人陳豹之事子我亦是成子之間者陳氏世有大志矣鮑高國之故臣皆設策去之迎憚公而立之又弑以說于吳艾陵之役僖子謂

其弟陳居爾死我必得志於是大臣皆陷於其策而戰死矣矣今君孤立唯有子我而今又滅之存國已在掌握其公怒而將出奔子行將殺之皆素謀之奸計收人心之術也子行非逆明之而杜謂逆隱於公宮淺矣哉其說傳也下文東郭賈杜云賈即子方果尔傳當云遂奔衛且何更以東郭賈起文為別人亦明也

成子兄弟回乘如公

傳遜云杜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函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世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按史記齊世家司馬貞註云世本傳陳僖子產成子常以下七人若昭子則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不名莊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回

人如公宮陸云此稱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為八人強叔父為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之今按孔疏亦引世本以昭子莊為僖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同疑欲成杜說而妄言耳愚謂此等世遠諸儒各批所見而言皆不可考故並存之

折衷曰世本杜撰之各七人八人之別固已論矣傳言駟乘皆一車四人也駟乘四乘何別之有杜因世本載七人強以此為四車八人傳只言四乘何由知一乘二人其妄明也成子之兄猶有陳瓘世本不知焉何足批乎傳氏並存可笑

誰非陳宗

折衷曰孔疏云國內之人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力足成事何為畏子我欲出奔大非傳意

攻闢典大門

折衷曰凡逢闢字杜必以宮中小門解之是泥于爾雅此豈宮中邪正義迂就之說可笑

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折衷曰公欲使夫人享魋因以討之然夫人享朝臣非所宜也故特請于公雖公寔魋亦不可卒許至屢請不得已而可之是公之譎計也待屢請故至遲緩杜云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其意謂公欲討魋恐夫人不可之故數享飲夫人欲因請而見許之故以夫人为景公母然則寔魋者夫人而非公

也。此不理會得傳文致誤者。使字冠夫人上。請字連夫人下。則請享者夫人而公使之也。文理明白。

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

折衷曰。此數句高簡難解。余所見與杜異。杜云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內蓋指宋國都。其意謂取國之大夫以為質。而後還于宋。此夫不可行之事。縱得為之。巢必不為此拙計。夫討弟而不克。何得還國。又必不入于曹。奔亡之外。无可為者。又若伐曹而不克。則傳必有不克之文。今无之。則必不然。杜槩不得巢之心事。故皆為暗摸之說耳。

十五年將以尸入。

杜預云。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於朝。今將命。孔穎達云。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之。主人為之。其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為主人。主人婦。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无辭之。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館。造於朝。介將命。鄭註云。未將命。謂俟間之後。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礼。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令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辨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以叙之。其實貞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

折衷曰此弔使也其既入竟而死不可已使空还故欲奉尸
入國傳只云將以尸入非謂以柩造于朝下文奉尸將命
亦非尸造于朝杜註拖于此孔氏之疑不亦宜乎迂在下文
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下可之然聘與弔雖有輕重之
異而其行君命則一矣曷知弔尸不造于朝乎孔氏定為不
可亦固矣以今觀之雖聘尸亦不可造于朝也要之古禮失
傳則其詳不可得而知耳但下文杜云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事之禮則弔使似不以尸將事之藉令有之此使蓋必不以
尸將事也

寡君敢辭

折衷曰辭字絕句陸德明叙文連下上介絕句非馮氏云

林注上介正使也蓋因旧註敢辭上介絕句而誤繼上介絕
句既云介何得為正使

廢日共積

折衷曰杜云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謬矣陸
云共積謂共給委積傳云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為一日
之用二說是也但下文一日迂次謂一日而至國不必倍日

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矣

折衷曰獲者孔氏與車者乘寧召之使駕車奉輓而奔之余
得諸孫鑄其言云召獲不知是何人當是乘寧一面告仲召
一面駕車奉衛侯出奔親將飲未熟及行食字可見不則復
是與車者名寧召之駕車後說是之前說是杜意杜云召獲

衛大夫駕乘車者不欲戰夫將衛侯而奔者亦寧之傳具叙之曰亦寧將飲酒矣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矣奉衛侯輒來奔其急遽狼狽之狀如日擊焉其文明矣而杜君讀邵君獲為姓名然則飲食酒肉奉輒而奔者獲也傳文破碎斷不然矣且行爵食矣何緊要特錄之凡傳中記姓名者杜緊為大夫故下文子羔亦然此其病之雖為懼之屬安夜宿于孔氏不意之變急遽之際即為大夫未及戰與子路異矣而杜云駕乘車者不欲戰可謂不知時勢也孔疏云丘明作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亦寧飲酒无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詳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疏謂倒者行爵食矣屬告季子下為亦寧飲食

之故覺煩碎馮氏云此二句正叙事錯綜處正義謂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非是僭惑于杜說而不得傳意馮謂錯綜亦強何不為召獲奪飲乎

遇子羔將出

折衷曰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之弟孔悝家臣則不須出奔乃是衛臣今在孔氏則客是懼之屬也素衛人而世臣或是大夫然子羔是魯人則疑矣杜定為大夫寧有所考乎

弗及不踐其糶

折衷曰事已不及之杜云政不及已大非

食焉不辟其糶

折衷曰杜其意蓋謂子路必不臣於輒故云為孔氏邑寧此

亦云謂食孔氏祿非之若為孔氏臣則必不死矣何之夫子
不攻孔悝劫之使從已耳孔悝之從與不從未可知之其所
事者已從而已獨致死愚者亦不為焉子路雖好勇必不然
矣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聞國亂遂度家臣之
死必无之二人皆為朝臣明矣

十六年請行而期焉

折衷曰請晉人請於子木之行晉之行軍也期襲鄭之期之
請襲鄭軍行之期也而字做之字看始通杜云請行襲鄭之
期雖義通而非文理也孫鑿云當云請期而行乃順却乃顛
倒其實古人文每如此傳中倒句固多矣然如孫說是請為
之期我將行之非此之語氣若只為請期而行則尤非也

得死乃非我

折衷曰杜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如然令
尹何狂之有非也非我下加乎字始通傳此例極多

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

折衷曰云皆則各五百人三人为千五百人也可矣者可克之
不可得之者不可得克之杜不可得之解五百人不可得此
下文有宣僚可當五百人且凡答辭單云不可今特加得字
故云然也然上文可矣之可可克之可何有異論矣不答其
可不可而以五百人不可得蓋无之矣且素无五百人者白
公何云可矣况千五百人乎杜解與上文不合矣下文因上
文言宣僚一人當白公所謂五百人謂當王則克于王當二

卿士則克于二卿士也

請以戰備獻

杜預云、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孔穎達云、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杜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豈當時肯聽之、故以為戰時所得鎧杖兵器、皆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

折衷曰、唯鎧杖兵器備而已、而傳安云、以戰備獻、且所得於吳者、則是俘之、固可獻焉、不須言之、且唯備鎧杖兵器而已、不能作亂、服說為優、但云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則甚矣、必是請軍裝以獻、如子產戎服獻功、故許之、而率來甲兵士

卒而襲之也、此未來而請之、諸子為既未之事、傳文簡而不備、故不知也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折衷曰、艾為女為治、皆得之、林雲銘取治、非此之用、杜云、女也得之、但此夫人見葉公、面而得安心、傳以一字見之、十七年為虎幄於藉圃

折衷曰、杜云、於田藉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愚按、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幄幕何有之、且造之、又何於圃、必是殿名也、衛藉田之圃、或有之、然此不必、杜皆因字而解、余所不信也

乘衷甸兩牡

折衷曰：衷，甸兩牡，經无文，竊疑此輕車而駕兩牡，君上宮中國都，近行微行，等所乘而錯下，不得乘之，或唯衛有之，而他邦无之，且非礼制，故他无文之名，為衷，甸兩牡，至衷，甸之義，則不可得知。今良夫乘之，僭君，故特舉之。杜云：衷，甸一轅，御車，說文以衷為中，云一轅，車，杜依之，古乘車，孰非一轅，特因衷字，不覺其為妄也。杜為御車，亦何所據。孔疏力申杜義，謂車駕兩馬，然為御車之證，卒无之矣。夫車駕兩馬，未嘗有所見之，其所引證，皆是牽強，遷就于古，一无可據矣。至其謂甸出車，故稱衷，甸則大可笑。殊不知甸之出車，是兵賦而我車之乘車，何取諸甸，而名之為乎。其妄可知。

紫衣狐裘

折衷曰：杜云：紫衣，君服，從賈逵之說。按錦衣、狐白裘，是君服，紫衣為君服，无礼文。狐裘不必君服，則紫衣亦不限君，故謂非礼服則可矣，不可謂僭也。孔疏所云：魯桓之紫綈，孔子之言紫之奪朱，亦猶衷，甸兩牡之證，不足據之。

數之以三罪

折衷曰：杜云：三罪，紫衣袒裘帶釵，杜以衷，甸兩牡為御車，故謂乘之，其所是以不數之。果然當直云：紫衣狐裘，至之，何故特言之，且不云乘軒，而云衷，甸兩牡，乃在數中明矣。紫衣狐裘是袒裘，張本縱非礼衣三罪之餘，或當時不以為咎也。為左右句卒。

折衷曰：甸卒，古有其法，今不可知也。杜云：甸卒，鈞伍相著，別

為左右屯杜非有所知而言後因句字為說若不当則大誤
後世此皆漢後之失也

天子又使椽之

傳遜云杜云椽訖父欲速得其處陸云椽與詠古字通楚詞
詠謂余以善淫呂氏春秋椽崔杼之子使之爭愚按貞山於
文義之稍難通專以古字通用為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
有各為意義者此椽從木與從言本不同彼從言者固諉諧
之差此即詩云椽之登々椽實之蓋使人實其父之罪耳
折衷曰杜云椽訖父此不解椽字只言其義而亦本无訖意
衛侯以難辭朝天子使人言非實以促其朝此椽字之義而
今俗語唆字之意陸引呂氏春秋椽崔杼之子使之爭甚

允當可從也但謂如椽找也非詠字義之傳氏擲陸其引詩
以椽為實此并詩失之椽拊找打納諸地之謂之凡詩云肅
肅兔置椽之丁々約之閣々椽之橐々皆謂此其丁々橐々
登々皆椽之聲之安得為實而云使人實其父之罪陋矣故
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折衷曰單言聚未知何物聚杜定為積聚不知然之否
枚卜子良以為令尹

折衷曰書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此似卜衆人也然今指子
良而言亦非是也蓋龜有枚卜之法今不可知之杜云枚卜
不斥言所卜以令龜亦是以意言之既卜於龜何有斥言所
卜而今者乎果爾龜不告實焉且下文子高之言豈不斥言

所卜者乎

縣々生之瓜

折衷曰杜云縣々瓜初生之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按詩云縣々瓜瓞民之初生自土但漆杜以詩縣々之下承之有初生故縣々為初生附會云有以小成大之功殊不知縣々連續不絕之貌詩言周之初自土于但漆不絕以至于今猶瓜瓞之縣々不絕也詩又云縣々葛藟堂初生哉

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

折衷曰詩云鮐魚窺尾王室如燬此謂殷紂淫縱之自毛傳有魚勞則尾赤之說諸儒不能易之於是愈說愈不通余生

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折衷曰叔青如京師魯史之經文也敬王崩故也傳之叔辭之今雖無經而舉以具事杜云敬王能終其世終叢弘言東王必大克按叢弘東王大克之言終子朝奔死已終焉今於崩何湏終之且叢弘以一時勝敗言之非期敬王生涯此後杜往々以終某言註皆非也

二十年寡人死之不得矣

折衷曰死之不得者不得死之父母唯疾之憂同文注林不知倒字云我雖欲為之死不可得矣非

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

折衷曰敵猶稱之言吾嗣子而字曰業然稱盟而救吳是不

能也。敵字古文之妙也。杜云：欲敵越救吳，豈傳之言邪？
進不見惡，退無誦言。

折衷曰：杜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非傳文意。

二十一年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折衷曰：杜云：臯緩也。此因下文數年字云：然臯字未見緩意。孔疏以士喪禮復魂之臯某復，鄭玄註臯長聲也。為證而云：臯者緩聲而長引之，是為緩之。大是牽強。緩聲而長引，凡字皆可。為何獨在臯字，果然亦可云：緩某復乎，甚乖事理。杜又云：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存稽首，傳意必不然。魯人非不知答不為也，故又非緩也。下文唯其儒者可以見之，覺正也。非知覺之覺，徒受稽首而不答，此以不正當我之，故云：數年不

海濱後住河，是未見魚勞而尾生赤者，其赤素赤者也。黑素黑者也。毛萇不得詩意，以肺腸以頰尾為民勞也。杜因毛云：橫流方羊，不能自安，橫流方羊，何得為不自安，強亦已甚矣。
喬焉大國滅之將亡。

折衷曰：杜以喬焉二字屬上句云：喬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喬何得為水，亦大是強。喬焉屬上不成句，不成義。劉炫既駁之，以韻證之，則孔疏又引詩牽強附杜。詩固有助辭，在韻下者，如著詩是也。喬焉非助辭，詩未有其例。所引君子陽也，四句陽簧房相叶韻，下无助字，其亦只且別是一句，不押韻。孔氏非不知之，但強以是護杜短耳。假詩有其例，而喬焉豈可屬上乎。傅氏辨誤，奉諸說文，長不載，亦皆不知喬焉我象大。

國戎州也

然則燕也

折衷曰：執牛耳，諸儒因衛侯請執牛羊之言，為必小國執。愚按：无大小國之別，其執之國亦別有其例。不然吳公子何執之？子羔亦當以大小答也。執之必上卿，唯君不執耳。此會魯當執，武伯欲使大夫問之，而後自執之。杜撰時執者无常之說，未可全非。劉炫因大小之說，規杜亦不自知其非也。至杜云：執牛耳，尸盟者，則非之。

十八年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

折衷曰：楚卜司馬之杜云：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言兆，此解似為子國自卜。

覺如杜說，則當云不知，不宜云不覺也。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折衷曰：二國存魯之杜為存邾，何預之而憂乎？傳亦云邾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憂之有？魯被兵反，不憂邾，以存魯主賓言必戾。

二十三年，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傳遜云：杜云：競遽也。林云：社稷之事，謂祭祀之，竊謂二註皆非。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又競之字義，蓋謂其職事之盛，不可忽而暫難耳。訓競為遽，既強亦不切事理。

折衷曰：競，訓遽，其強也。論之，假令為遽於此，无所當之，傳亦

只言其意不解競字也。凡社稷之事云者，汎諸國事，傳為專軍國事，亦非之。林因社稷字為祭社，可笑之甚。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傳遜云：杜云彌遠之竊謂康子自稱不忒云遠，以自陳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之，彌甥猶言曾孫之，以父為之甥而已，又為甥之子耳。

折衷曰：康子為宋景公姊妹之孫，即二十五年所謂從孫甥之。從孫甥稱彌甥，如曾玄雲仍之稱，未可知之。又謙稱亦未可知之。古稱何可知，二氏徒以字義爭，非也。又康子於曹氏為外曾孫，今言于景公，故曰甥，亦不可不知。

其可以稱旌繁乎

傳遜云：杜云稱拳之，列用熙曰：稱旌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之飾否，意如列而不明，且不解旌字意，故愚從之而詳其詞。

折衷曰：杜可拳旌繁乎，此何義也。得列傳二氏而見真為今收傳說。

二十四年僇言也

傳遜云：杜云僇過之，陸云僇踈蹋之意，此當作僇。說文字林皆云：僇寤言不慧之，三蒼言廣雅云：寤言，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說寤之言，諸說固有理，但傳文徒足，愚不欲改之。杜云過之，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折衷曰：杜云過也，晉人欲退而云進，可謂之過言乎，故正之。

云服虔云覺偽不信也杜云覺過謬言之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割也加謬字益不通也覺之為過何所批傳取杜覺轉為過々轉為踳大步以字從足為此說亦不合于此陸繁依毅文作懲其說皆不當唯服說可通然字從衛從足必非字義故皆不取焉

二十五年君將散之

折衷曰字書散者散之訖杜預云嘔吐也傳遜云散與毅同非義蓋毅之誤也諸本皆誤宜改正毅說文攷貌从口散聲按散非嘔吐故或與毅通或改字以為嘔吐其為嘔吐皆以此傳言之此傳作散何知古无此字見足疾而嘔吐甚矣散字自杜以嘔吐訓諸子不能易強為散之訖毅之為嘔吐於

古无證說文以下不足批我不敢信故但以惡解之
公戰其手

傳遜云杜云抵徒手屈肘如戟形窮謂以手抵徒固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雖屈其肘而安能如戟乎蓋戈與戟皆有枝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双枝與中幹列而為三此必屈其无名指或小指而以其三指為戟形耳此本淺事而杜既謬後亦未有心之者豈必以手比足而指小不足以喻其足邪殊不知指固手也而可以為戟形乎

折衷曰戰手之豈不姑舍焉此非形容衛侯憤怒盛之狀乎後世曰切齒扼腕戰手即其扼腕也二氏不知其所以為而徒就戰字以角是非傳之三指為戟形以衛侯為兕戲乎大

是可笑戰當時之言何必在戰形乎

二十六年申開守陣

折衷曰杜云申重之開重門而嚴設守備傳云城門必自有重何須拳以為言傳難是心其解亦得今收之

民與我逐之乎

折衷曰與字下文與我者救君者也與我者无憂不富之與也林云宋國之民與我親睦非也

衆曰無別

折衷曰杜云惡其號令與君无別是時衆何言與君无別乎且此豈號令乎

使國人施于大尹

折衷曰杜云施罪於大尹逐大尹是施罪之何更施罪之有且使國人施罪此何言乎按大尹在公所故欲伐公樂得止之乃令國人伐其家故云施于大尹之

二十七年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杜預云三子皆從后庸盟恥從蠻夷盟

顧炎武云慈溪黃氏曰杜非也蓋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已與越將妻公康子納賂大宰嚭而心同意豈以盟蠻夷為恥哉

馮李驛云與下惠子贛不令杜說為長

折衷曰終春秋楚猶賤之況越豈不恥乎不待與思子貢不令杜是也但從從公也杜為后庸非之心公欲以越去三家之

迹未有為安恐之與將妻公拒之亦異之黃氏不知春秋之
公弔焉降禮

傳遜云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
食公過自貶之愚謂季氏強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矣
折衷曰降食是厚之降禮可謂厚乎若說當云崇禮或豐禮
也語及何之且貶者食乎可謂之禮乎季子雖強臣不能強
禮於君公之妄不能忍如禮君臣有間以此等也
多陵人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折衷曰木當云皆不在知伯乎以久下施乎字故省之傳此
文法多矣林不知之在字絕句為不通之解

春秋稽古卷六十九 折衷第三十五傳三十

